梅村家藏藁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八　文集十六

序十二

吳母徐太夫人七十序

吾友吳幼洪以先朝給事中奉其母徐太夫人家居里門今年太夫人七十吳中鄉先達謀所以爲壽少司農中公青門侍御李公灌谿以余之習于幼洪也徵余一言余曰人子之顯其親者其大端有二曰富貴曰名節此二者雖甚賢智未可得而兼也其幸而遇極盛之世忠於事君孝於事親可以無憾即其間稍有齟齬身退而名立位卑而行尊不足爲父母憂也其不幸而遭衰亂之季外之干戈日尋內之禍難日結賢人君子既出身爲國不得復顧父母其父母亦以大義勉之如漢唐之末史傳所書者十無一二得全幸而全則一時之人必爲之咨嗟慶幸以爲此門戶之福雖處極亂終能保其身以事其親凡皆天爲之也故家庭之際可以觀世變焉太夫人初以侍御之女歸贈君孟登公孟登之尊人曰虛臺公繇都給事中抗疏爭國本爲名世蓋神宗皇帝以忠孝福澤養天下士大夫敢

言之氣太夫人親見其舅若父居要津持物望道重於朝廷身安於畎畝從容俯仰受國恩而娛晚節此余所謂極盛之世蓋幸而遇焉者也孟登公讀書好修不竟厥志太夫人攻苦食淡教三子以成立長洪二洪爲時聞人孝著鄉黨幼洪復弱冠成進士選授衢州司李浙有重獄會鞫事連大僚主者觳觫不敢決幼洪奮筆定爰書天下聞而壯之及北京大變留都新立幼洪入爲給諫當是時權倖竊位藩鎮擅兵幼洪尚冀國勢可爲正色言事向所謂大僚者則跼蹐政地修舊郄用它事下幼洪詔獄而北兵已浸浸江上矣蓋邊疆之勢愈蹙則恩讎之報復愈急而其是非亦愈亂自十餘年來士大夫以黨魁被罪刑章逮治無慮數十人而幼洪遂爲氣運之究極不旬日而遇國禍此余所謂衰亂之季不幸遭焉者也而幼洪則當之初　先皇帝時余於大僚會有所彈劾幼洪所持浙獄即其人也當幼洪爲給諫余亦官南中以母老歸養請急東還聞幼洪之及也余自知不免雖然不敢以告吾母也無何江南大亂余奉吾母奔竄山中幼洪亦自獄所脫歸母子相見倉皇避兵皆僅而後免今太夫人康强壽考諸子拜堂下進七十之觴而吾母亦健飯無恙兩家母子同以危苦得全

此非天爲之耶其能不爲咨嗟而慶幸耶余旣應兩公之請以不腆之詞爲壽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太夫人則猶吾母也

顧母陳孺人八十序

余及門顧伊人居州之鳳里事母陳孺人以孝聞其先君麟士長於毛鄭之學稽經緝傳自名一家海內所稱織簾先生也余嘗訪伊人於其里茅齋三楹衡門兩版庭階潔治地無纖塵散步至後圃見嘉樹文石則曰此吾父在日某先生所嘗過而憩焉者也丹黃遺帙插架如新蘚壁舊題漫漶可識噫嘻麟士可謂有子矣爲予具伏雌之饗茶香酒洌醯醬調美中筵余笑而曰昔茅季偉殺雞進母自以菜茹與客同飯郭林宗稱其賢至爲下拜子有老母無乃不給於鮮而顧爲我設可乎伊人曰自吾先人講學荒江門外嘗有四方車轍今以某之無似夫子惠然臨之吾母帷而聽客曰是兒能致長者且復如其父時矣故喜而爲魚菽之獻非某意也且曰吾母明年八十以熟聞先人所論說知文章爲可重願夫子不吝而賜之一言余應曰諾當先朝啟禎之際吾州文社擅天下先師張西銘偕受先讀書七錄齋相繼取科第而麟士與子常談經講藝於江邨寂寞之濱

違近目之曰兩張曰楊顧初不以出處隱顯有所軒輊也西銘早世無後
門緒式微賴吾師母獨身搘拄橫爲强奴胠篋者之所侵奪余嘗比之庶
其竊邑黑肱逃奔猾正厥罰以還其盜帑訖不能有所裨益受先兩子其
少者尙存貧不能自聊盡撤先人之廬以償并稅嫂夫人寄止鄰邑壻家
間一歸故居廼至無席可坐大慟而去嗟乎當兩先生致賓客授生徒輜
軿接跡巷舍爲滿升堂拜母上壽奉觴誓以結死生託妻子曾幾何時西
門南郭之間無復過而存者觀乎兩母之盛衰而友道得失之故亦可得
而推已子常家本素封以明經試守令不之官失明里居晚而抱子不獲
見其成立伊人每過余爲之經營贍護有漂搖風雨之歎麟士名第不如
張先業不如楊其子伊人也亦未得與子常受先爲比廼十餘年來刻其
遺集俎豆之學宮田疇廬舍有加於舊用以娛侍寡母孫於上壽孺人之
所得不旣多乎伊人之謂母也辟績佐餐以著其孝卜賸覘餟以著其仁
教誨式穀以著其慈簡飾僕御以將其法尤大者東陽張大司馬奉書幣
迎致麟士賓席嘗念時方多故謀破格得文武士用濟劻勷草奏將薦於
朝孺人聞而力止之曰君孺者非應變才今豈進用時耶其安貧賤識道

理如此故能受此大年享有遐福豈偶然哉鳳里名跡最古歷宋迄元多高人隱君子及貞姬淑媛備載邑乘其軼乃時時見於織簾之私志可考而知也自織簾存日閒居樂道孺人庀中饋以相成一時倡隨之樂已成知有顧家婦距今松筠晚節齒彌高而行彌劭而伊人學殖益富為世鴻生有以勝親之令名於無窮行見茂德令儀增徽彤管且與孺仲賢妻麗公嘉耦並垂千禩豈止一里之光榮也哉余雖老尚能奮筆以傳其事敢即以當春酒之獻而區區人間祝嘏不足為孺人道也

顧母施太恭人七十序

顧氏蓋世有賢母云吳丞相澧陵侯雍以黃武七年迎母於吳其主親拜之於庭公卿大臣畢會蓋自有吾郡以來虞魏張陸英英門戶彼有人焉位宰相爵通侯莫先於顧氏家人尊老女宗母師起居六宮賓禮萬乘亦未有踰顧氏者已吾友吏部考功郎顧君蒨來天下楨彊開濟駿雄闊達之君子也舉進士年才二十餘起家廷評銜　天子之命以取士於嶺表五管號稱得人其補吏部也甚為時宰之所倚重在諸曹中特以為能已而用請急歸坐公事以免家居四五年以今歲春正月壽其母施太恭人

七十君之年適亦屆於强仕稽諸譜牒其先出自陳黃門侍郎野王固澧陵之苗裔也野王十七世孫占名數於長洲入先朝有自兵部諫爲通政司參議者而族始大蒨來則從通政介弟處士公而分處士之子訒菴公以才名雄諸生中累舉不遇積書萬卷以貽其子是爲仲晉公即贈君也贈君中歲多病猶及見蒨來成進士而恭人則當其子之出使嶺嶠錫節還家入典銓曹板輿迎養堅彊暇豫白首而無恙詩曰令妻壽母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噫嘻豈不盛哉蒨來之爲人也負意氣已然諾元老重臣寓公邑子無不躧履到門迎閤握手以相爲引重有幼弟曰斯玉雖年少官薄而斂給過人能以連郡國豪傑公府儁材故顧氏有聲吳越間在諸公莫與爲比其上壽也幢牙旌纛交錯於路皮幣玩好充仞於庭籩羞體薦之物駢羅而疊陳揳擊吹鼓之音族居而遝奏里人以爲榮雖然世家大族邦之楨幹里之儀型其有嘉好燕樂國人於此觀禮焉四方於此問俗焉固非焜燿一時之望已也盍相與据見聞援故實以頌我太恭人可乎往者吾郡風醕俗厚家給人足凡仕而歸者得有其秔稻桑麻陂池邸閣之利通政起家清卿有賢子與孫及四世而衰矣而介弟一門復振

第宅園林尊彝書畫至今指數於吳中施氏雖通顯不及顧氏白谷公以
一孝廉用治生素封兩家皆爲方雅之族子孫恂恂退讓比於石君之有
建慶桓氏之有郁焉孝謹不衰明經篤行此太恭人之生世承平專家肅
穆孝友順祥本諸先德者也運之季也末流始於濫觴良苗不無秕稗迺
有三四大君子者清剛不撓峭嚴爲方嚴取與以過絕苞苴持臧否以痛
繩流俗訒菴公以貴公子熟聞道誼雅負風裁屬當薰錮異同是非倒置
好是正直感槩不平其所與游者文文肅是中從姻婭相得甚驩而周忠
介之忤奄急徵也出囊中金庀橐饘扉履之用居恆慕孔文舉孫賓石之
爲人不肯詭隨碌碌此太恭人詩書嫻習才智通明前哲今聞得之舅氏
者也自祖調更繇之日急則有虎吏市魁乘意氣以陵出衣冠之上士大
夫杜門嗛退苦身自約者漸不爲閭巷之所尊禮至與黔首無異有識傷
之蒨來姿容瓌偉涉獵傳記辨智縱橫自以贈君貲産中微受人侵侮得
志之後雅自發舒不欲儆車羸馬以爲里兒之所簡易約結英俊賑施窮
急知名當世取重諸侯行誼出袁絲鄭莊之間文詞居莊助枚臯之亞此
太恭人以世會艱難家門貴盛持盈戒滿保其福祉者也予讀書至潁考

叔之告鄭莊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趙宣子所食翳桑餓人舍壺飧請以遺母不覺爲之掩卷而三歎今以吾吳廉吏之家名父之子托于太門賃舂織屨以事其親者多有之矣爲其親者躬親操作黽勉甕盥亦嘗有一日之養如斯蘇者乎然君子之孝遇則鼎食擊鐘不遇則啗菽飲水南陔白華期不失守身之正已耳茅季偉庾子平於道豈有憾哉在昔澧陵之先世爲著姓元歎尤以幕府親信君臣母子講布衣骨肉之禮古今之罕見史稱其不飲酒寡言語舉措時當獨能恩禮始終斯眞羔羊素絲富貴而不失其身者也豈非吾郡之先正而顧氏之家法也乎予衰退不獲以時追陪薦來然當其服官也與之同朝及其坐公事以免也又嘗與之同患故今日祝釐之詞不以諛而以莊庶幾太恭人聞之喜曰是言也其能相吾子於義者也公父文伯之母誡其子曰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計當日吾徒之所坐實以災荒凋瘵之餘雖率先奉公猶不免於吏議彼魯語所云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誠吳民今日之謂乎自今以後上之人寬租薄賦以恤其下之窮下之人修行守分以奉其上之法竭歷輸將保持鄉里以相安其爲瘠土之民而已君子曰季氏

婦之言此郎太恭人之教也遂書之以為序

秦母于太夫人七十序

梁谿秦留仙館丈以侍從積勞之三年 上恩許賜洗沐而王母于太夫人以明年正月為攬揆之辰於時封公以新先生春秋甫彊仕也先是天子開南苑 親試天下士而梁谿兩榜克勤公由南宮第一 賜上第於留仙則再從祖以同日被遇已而遷除休澣又同時入里門其當太夫人之壽也先生緌纓束帶爵韠偕介弟西向立俟夫人纚笄綃衣侈袂偕介婦東向立請孫從子之次稍退負牆其少者劍其侍孫婦從婦之次退亦如之太夫人出於房皆揖武上堂北面再拜諸姑伯姊率子姓彌甥各以次肅拜宗人之長者先以其屬由阼階上俟于屏內宗禮畢盛服致賀其尊者太夫人答拜卑幼則領之庭實維旅棗栗暇修重錦加璧樂作盥洗揚觶前為壽終宴無一人倚立踰言者鄉之人觀禮焉秦與于江南鉅姓也秦望於梁谿于望於金沙梁谿之秦自大司馬端敏公始大其別有中丞以才力開濟譽重諫垣篤生贈公為之愛子以光啟於來裔金沙之于自都御史公始大其後有憲副以理學醕正績著外臺爰及再世殖誕

淑女以作嬪於高門太夫人實憲副之子太學褒甫女也當神宗皇帝時褒甫之從兄中甫以鉤黨推抑爲海內表的諸君子過金沙者無不與其兄弟定交矜然諾重節概而褒甫則能刻畫爲新詩家世貴盛自以高才不遇踏跌蕩極意於聲酒園池歌舞之樂江南莫及而秦氏夙以儉樸傳家中丞捐館舍門戶寢落贈公善病早歿太夫人辛勤荼苦以王三子於成詩曰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太夫人生長豪門而能自修持以敬儉人止知今茲福澤之非常而不知其中更孔艱保嗇調護之不易也夫爲人子孫而能事其王父母孝矣爲人子孫能以富貴事其王父母此人倫所難郎古純孝者以爲不可倖致留仙之乞言于余也敘其在襁褓之中爲太夫人所鍾愛推乾就濕恩勤備至吾因留仙之言而喟然有感於余祖母湯淑人也衰門貧約吾母操作勤苦以營舅姑瀡瀡之養湯淑人憐其多子代爲鞠育余自少多病由衣服飲食保抱提攜唯祖母之力是賴憶自早歲通籍祖母年七十有三及以南都恩貤封三世爲淑人期居九袠并珈白首視聽不衰里人至今以爲太息雖以余今日之潦倒萬不足以追陪留仙而竊思往事三世一堂莊强愉豫何其有類於太夫人也乎吾母

朱淑人精心事佛嘗於鄧尉山中創搆傑閣虔奉一大藏教而于太夫人實有同心信施重疊像設莊嚴俾願力克有所成就夫人子事親身則思其所安性則思其所嗜牲牢酒醴之奉珠玉纂組之華雖吾力所不能致而親好焉討猶且圖之也若二母之清淨澹漠擺落祓濯其所需者固已少矣而余之貧至使吾母伊蒲之供出於損衣節食之所存殖太夫人獨可以充然而無憾迄今兩山之間鐘魚浩浩皆誦太夫人之福德而又能以其餘力發橋梁賑災獨留仙父子竭其力以說親心者至矣而余則不能其能無愧色矣乎余友周子儆為留仙所知實請余言以壽太夫人夫子儆知吾兩家之深者也乃就兩家祖孫父子之際質言之稱其禮言乎長幼有序也稱其儉言乎盛滿不溢也稱其善而好施言乎仁慈有恩也古之孝子事友人之母猶吾母余之壽太夫人也無諛辭無勦說庶幾有合於朋友之道焉子儆善其言遂書之以為升堂之獻

王母徐太夫人壽序

吾友王太常煙客王郡伯元照為余道其宗盟之長額駙王公長安之賢而盛推其能孝也曰公為人敦尚儒雅好古博物深自折節以交天下之

英俊其爲賢也𦂳甚君子以爲此不足以盡公也夫百行莫先乎孝孝莫大乎事之以禮今年春公之母徐太夫人來自汾陽先期公飾其翟車設容蓋駕騏騮躬執轡而迎於郊既入希韝鞠䩞旦晡自上食於是公之客習聞其內行甚謹將以是秋太夫人設帨之辰相率前爲壽某等則宗人也宜一言以贊衆賓輒用屬諸偉業曰吾子通達往代之典訓而號能言敢唯子也請余遜謝固陋弗獲則從而爲之辭曰昔者先王選建親賢以藩屏王室既繼體其子弟又推而及諸昏媾甥舅恩禮有加焉所以聯肺腑樹腹心也惟我 國家剖符定功封 親王以鎮撫南夏其尊寵人臣莫比獨太原王氏於親爲睦揆厥所自蓋王氏之先公同官爲寮在軍中用氣誼相推重比 王貴而公先以封疆著忠節 王是以惠顧前人之好而施及其子孫申以昏姻厚其湯沐嗟乎先王親親仁厚之道余蓋未之見也上下數百年其有結平生之分定骨肉之親分之以寵祿被之以文章和之以聲音鎮之以彝器如王氏之所遭者乎雖然家門當茶苦之日藐諸在襁褓之中微太夫人辛勤黽勉鞠育教誨則不足以及此是舉也 王爲遣萬里之使奉咫尺之書家丞發嘉幣廄人出良馬既具而後

命之於庭及郊張幕告至執庭實以將命魚軒重錦玉笄瑶甕載以筐篚列諸兩階主人曲躬磬折入以告太夫人立於房中使人及階再拜史讀書家老展幣太夫人受之使拜送入主人肅使者而退饗之日外賓席於堂內賓席於室薦以房烝折俎佐以鉶羹加豆其用玉則璧羨肉好溫潤清越有夏后氏之璜魯侯之雙琥焉其陪鼎則雲螭雷紋丹青斑駁有商癸父之尊周孟姜之敦焉其陳圖則縹緗玉軸摹寫裝褫有唐昭陵之遺蹟宋御府之秘本焉爵行樂作歌鐘二肆簫管備舉魚龍曼衍之戲迭奏而遞進君子觀之歎曰美哉何其備物而多儀也世衰俗敝束修之問不行於境中滫瀡之珍或闕於堂上卿士大夫嘉好燕飲之不講蓋已久矣詩有之曰我有旨酒亦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王氏之宴取其彰王之賜揚母之德而貽子孫無疆之休也先王制禮因時世而爲之節文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抑吾聞之禮者所以崇退讓弘止足也自古世祿之家鮮不怙其勢位以公才地托屬　王家上可以筦樞機次可以奉帷幄乃優游不進者二十年於茲矣風流嫻雅舉止如儒生世之赫然要近者視之漠如非其好也家居盛

治風亭月榭嘗具數百人之饌扁舟過江載其圖書萬卷清商兩郡修承平王孫之樂天下聞而慕之母夫人追念先公生長艱難與兵終始不及見其家富貴喟然於車馬威儀之盛以爲吾提三尺之孤以入關竊不自料賴 朝廷厚德克有今日吾母子善自抑損庶不負 國家推恩 藩邸施寵綏以垂諸永久賓客聞之咸謂我公之賢皆其母有以成之也昔晉京陵公王渾之子濟以中書郎備戚屬逸才俊爽負盛名史稱其母鍾夫人琰賢明有法度不恃其貴陵人夫公侯鉅室婦儀母德子孫當奉爲永式歷觀載籍繩繩弗替孰有踰於王氏者乎即吾州兩王出宰相名公卿之後舊德博聞多識其先世故實若長安公之事其母者此誠一門之光輝而傳紀所不得而畧也余老史官也既聞公之賢又知兩先生爲可信故備而書之以著王氏一代之家法是爲序

吳孺人五十壽序

余門人王周臣既官中書舍人用 覃恩封其母吳太君爲孺人而謂余日先生知挺之爲此官乎凡以爲吾母也吾父自神宗皇帝以來拜璽書之命有五而吾母以例不及封吾父謂吾母日此以待爾子今 國家新

造　皇上於舊京嗣位推恩羣臣甚盛典也挺不以此時邀一命之賞其謂吾母何於是周臣奉　命歸里拜其尊人奉常公於堂下而太君受珩璜褘翟之錫里人以爲榮又五年孺人五十周臣乞予言爲壽蓋予交於太原者兩世矣奉常治家四十年婚宦祠葬大小畢舉中外宗親無間言僮指千人蹀縮奉成法主人左顧而咳則不時之需糈醪槃匜應手立辦其整且密如此又自以其間治園圃好書畫請謝賓客跌宕文史見者驚焉既而問之此固奉常之才抑亦吳孺人之助也自奉常服官奉使孺人未嘗不從雞鳴盥類呼役夫戒行李奉常不知有辦嚴也奉常有十子七女孺人撫異出之子衣服供用必使與吾子同諸女輒厚其裝送以爲之嫁不以累奉常奉常燕處甚嚴子弟或小過面加譙讓孺人視顏色婉轉之輒解即婢僕亦多所寬貸一家之人咸歸心焉其以覃恩封也猶抑然自下曰吾佐蘋於王氏二十年矣今以子貴得見文肅相公之廟雖然詎敢當尊乎退而與諸娣姒未嘗稍以自異則豈非恭勤慈惠賢明識大體者哉太原自相國朱夫人後奉常生母周宜人及孺人其婦德最爲可紀宜人當緱山既沒家祚中微扶其子於危疑駭疏之中其拮据也似難孺

人值門緒再昌諸子鼎立相其夫於精明綜覈之時其調劑也似易然奉常仕宦通顯宜人優游晚福而周臣自中書一命旋値亂離搘捂繇役其爲母夫人憂者多矣卒能從容擘畫維持門戸以此知孺人雖易而尤難也予因周臣之請不敢貌言以夸飾質舉平日所聞俾周臣還壽其親也如此

錢母譚太君六十序

吾郡與浙之禾中爲比境其世家舊族燕饗慶勞之禮相接也庚戌之春正月禾有又鶴亦駿兩錢君爲其母夫人譚太君六十壽太君者登萊道監軍贈太僕比同先生之女孫而明經闇仲之長女闇仲太僕之仲子也其歸於錢爲松溪令孚于公之冢婦而孝廉雍仲之元配錢與譚既邑之望姓而夫人以貞慎專一之操婉嫕莊靜之德辛勤黽勉者三十年用能持其家教其子而又鶴亦駿方以文行有聲於時自其邑之人無大小莫不賢之於是兩錢君謀於父榜之執友曰平湖倪公伯屛母黨之懿戚曰同里黃公觀只以祝嘏之辭爲請伯屛之言曰予之舉於鄉也同年生雍仲爲少子濫叨一第雍仲齎志以歿天下聞而惜之予之坎壈末路深以

弗從雍仲爲不幸而錢氏獲保其家以貽美於後人則嫂夫人力也雍仲爲不亡矣夫女子而節也難女子之節經滄桑兵火爲尤難此有事於史者所當紀也其節可書也觀只之言曰我宗與錢氏譚氏世通婚姻先給諫之女乃某之姑歸於松溪公而生雍仲雍仲又與余同娶於譚爲中表爲僚壻其悉夫人之內行加詳先姑性嚴顧嘗語余雍仲雖亡賴孤發以扶持將順吾以此知夫人之爲婦也闇仲公於余爲外父行今夫婦八十無恙而洗腆甘旨兩甥實分其勞吾以此知夫人之爲女也此其孝可書也余曰是則然矣抑太君之爲孝若節者有本焉蓋嘗反覆於懷宗端皇帝之初紀方大憝始拔羣邪黨據莫肯正言其孽有從草莽中伏闕上書歷數璫十大罪且顯詆在位婾阿爲失職則浙西太學錢生即松溪公也踵松溪而起者逡巡數百奏獨松溪言於主上孤立宮府危疑之日自宰執臺諫左右近侍諸司皆奄私人所布置思剸刃一二言者以拄天下之口松溪一疏實首中其陰伏其不爲陳東續者屢耳至今言之心悸然則錢氏之保門戶長子孫絲韝鞠臚上壽於此堂者微君父神聖不及此又鶴兄弟可不思其故乎或曰艱難時布衣上封事往往授中朝官松溪沿

嘗謂得一令以去有子而貴又中道奪之謂天道何哉余曰是不然夫松溪之正直其得官不得官非所計也以彼父子天性忠孝使雍仲而在目擊淪胥板蕩有不搖擧流涕棄妻孥而弗顧者乎天之奪雍仲者正所以全之俾太君得以提攜孤稚於家門零落之中兩錢君終能光啟宗祧於身名發聞之後傳曰天道遠未可以目睫測也且夫消息盈虛古今常理吾不暇遠論請即譚氏觀之太僕之在登萊焦心極力拄鳥帥定譁兵卒以勤其官而身殞有子六人虞衡早貴禮部用五經得舉則已遭逢末造崎嶇奔走没於兵間閭仲在兄弟之中可謂不遇矣而優游晚福顧乃過之然則雍仲留其不盡以俟諸子孫正未有艾也太君之所得不既多乎夫太僕起家賢書第一而伯屛觀只先後首冠浙闈以科名相亞者也宿老者德其見聞言詞皆可信浙西之文獻徵焉今以故舊姻婭爲太君壽而固以屬余余忝聲氣於雍仲而早歲曾一識松溪於譚氏則太僕諸子仕路所定交也故不辭而壽太君屛棄尋常祝釐之詞而標舉其大節庶幾太君聞之曰是人也熟於近代之史必能紀吾家之事而圖其傳則錢氏譚氏之子姓足以告成茲讌而余亦可無負於兩公之請也已

趙母張太夫人六十序

御史大夫趙公膺　天子再命將大用而其子孝廉君奉母張夫人居於維揚之邸舍今年夏孝廉爲書而乞言於當世曰吾母壽且六十矣古有言備物致養非孝也顯親揚名乃孝也顧某幸驅賢書謝爵未遇安所得壽吾母乎惟是名公鉅儒嫓茲內德而賜之一言以垂金石則其壽也無窮不庸愈於顯且揚耶余嘉孝廉之意竊以爲孝而有禮也且余與趙公後先出　李太虛夫子門下往來嚮慕故知夫人事尤詳夫人出自名門爲父母所奇愛常拍額曰是兒慧必得一讀書出頭地者已而果歸於公公方食貧卒業羅湘間而家有踐更胥吏臨門而瞋夫人上勞姑嫜下完繇役翁曰新婦良苦矣而夫人顧自若也則公之無內顧恐而覃精以成其學者夫人也湘南地鹵濕而俗樸愿亡它修息公自爲博士弟子爲名孝廉前後十有六年廩廩飭廉隅家益落常糊其口於四方夫人爲挫鍼治辦烹魚炙肉奉高堂辦游橐則公之不貽親憂而藉甚以成其名者夫人也公起家武定旋遭外艱夫人飯含袒免以身代公人無間然及起補趙州流氛孔肆公單騎之官仰天吁嗟曰吾安忍離吾母乎夫人進曰

妾任也毋何患遂戒舟楫泝江漢涉淮濟及抵廨舍母子如初已申酉變起虺牙虎吻鶩濤狂飆顛危無恙則公之能全其孝以保其身者夫人也公既宦燕都批鱗抗疏事最奇偉幾蹈不測而驟躋副相禍福倚伏夫人則無幾微見於顏面孝廉客漳閩有留滯周南之感夫人千里移書備極勸誡不刺刺作兒女子態則公之能立其節以教其後人者夫人也凡此約畧孝廉君所述而合余傳聞者如此余觀近世有外矯名節內埶孤疑言不盡其懷貌不副其欲婞阿軟密希圖寵利高官大俸如衣裹弓珥之不能暫捨因是嬉於家驕於室者比比然也以視疆直自遂舉不避親利害進退置若度外而內無怍色相視泊如者不且霄壤哉今趙公危言直節烜赫人耳目顧以謇伉故休沐暫免而　天子思之隨賜環召孝廉以英才博學有稱於時不久役大其業亦豈必與世庸庸多福保無蹉跌者同類而稱耶在夫人笄珈偕老黃髮兒齒雖風波震蕩之後轉徙流寓之中而孝廉方致九曲之木蘭種蕃釐之瓊樹和江都金帶之藥探鼉湖白雲之藕蕪城燈火平山詩酒皆以娛母夫人而進一觴焉則何必星沙雲母浮丘丹砂爲足以壽而故鄉之是樂也耶禮有之樂其心不違其志孝

廉又奚必嗛嗛爲此可書而賀以歸之也遂爲序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八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九　文集十七

記一

舊學庵記

余梅村西偏有地數弓蓋廢屋之趾予斥而宫之繚以土垣而築屋三楹名之曰舊學庵庵成而圖史之所藏講論之所集朝夕宴遊賓游往來皆於是乎在客有過予者曰子之名是庵也其爲舊學之臣歟予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古所謂舊學者經術深厚行潔而能高爲天子顧問之臣足以輔道德長教化如是庶乎其可也若予者徒以庸虛早忝朝列曾不以此時有所論建裨益萬分今竊蓬窮巷之中伏匿窮鱉退與後生小儒掇拾舊聞然則吾之於學其初肄業及之耶未也而敢以名吾庵歟客曰子以文章受知於先皇帝輔導太子起居兩宫爲臣子而欲辭讓其可者余曰若所言者仕也吾所言者學也如以仕而已當先皇帝方嚮經學闡文華召一二通博正直之儒虛已禮下之甚而執政大臣勿善也中之以事輒罷去其在位者率篤癃疲曳使數人扶持痀僂入省門居庭中惛惛不辨

上或問掌故則左右還覗涕唾流沫叩頭不起而顧號爲馴謹備老成俾
主上敬而不急以儒生爲無用卽當事者稱任使矣斯可謂之舊學歟非
歟余因是發憤謝病將閉戶不出讀書十年不幸國家變亂頗沛詘辱欲
如向日之老充位備官不可得矣敢以放廢遺佚虛竊此名於田野間哉
雖然吾聞之君子之爲學也於國家禮樂所繇生刑政所自出苟涉其條
流而探其損益雖窮巖之賤吾得而論著之況其所躬遇者乎雖百世之
遠吾得而紬繹之況其所親見者乎今以余之坎廩侘傺休息乎此庵也
每發書陳篋伏而讀之其於朝廟典章之盛未嘗不思周旋進反嚮背讀
恭而將事也其於君臣誡勵之語未嘗不思諮諏出納疇昔艱難而訓告
也若夫盛衰與廢天道人事之間則又輟卷廢書太息而流涕凡吾之惓
惓於此者非苟彊記博誦爲當世取悅云爾庶幾發揚先朝之盛德用少
裨具官之所不稱如是雖以謂之舊學可也且吾之於學雖不自視遂而
疾病憂患恐其弗底於成將使後之子弟讀吾書者仰覩堂搆夫孰非
國家之恩澤以有此廬哉故書其事以貽後之人俾令知吾志焉戊子八
月吳偉業記

歸村躬耕記

吾友王煙客太常治西田於歸涇之上歸涇者去城西十有二里或曰先有歸姓者居焉或曰以其沿吳塘而北可歸也故名之煙客自號歸村老農築農慶堂以居而以告其友人曰吾年六十甚已老矣將躬耕乎此聞者疑之曰古之爲耕者以其有耕者之樂也土膏陸海畝乃一鍾芍陂白渠灌及萬頃故有築隄作塘開田引瀆役使數千家此美田上腴者之樂也若夫陸渾山中褒斜谷口平疇廣野反出于孤峰疊嶂之顛屏棄世事隔絕人代架絕壑以立屋焚深林而糞田此高山窮谷者之樂也今吾州僻陋海濱陂渠湮廢舄鹵沚斥沮洳汚萊歲頻不登賦以日急居此土者亦何樂乎有耕煙客自奉常謝政幅巾里門有城中賜第以安起居有近郊別墅以娛杖屨圖書足以供朝夕之玩賓客足以接談笑之歡又何必去城市舍園圃謝朋舊以樂此躬耕爲也煙客曰不然此田是先朝賜祿之所遺也是先相國文肅所以貽子孫也往者神廟之世海內久安生民不見兵火江以南大臣之致政家居者美田宅盛邸舍厚自奉養而吾祖惟得海濱瘠鹵之地以供饘粥蕭閒杜門不知家人生計性愛田野嗜花

業開種竹之圃於東郊築藝菊之亭於北郭而猶患過客之跡我也既歲

甄晉存問郡邑大夫執板而賀謁者車塡馬咽而我祖命小舟攜短笻逍遙於南陌東阡遇者不知爲三公也即今三十餘年而草相之莊籬落猶存陸生之田桑麻如故舊老遺民尚有過而歎息者吾爲人子孫忍使茀而不治乎且吾受前人餘澤奉車省闥陪祀陵園以及親郊視學大閱籍田無不具簪笏以從已而持節銜命渡錢塘入豫章涉沅湘踰閩嶠足跡幾半天下世故流離衰遲頽暮猶得守先疇之畝敝以送餘齒退而與田夫野叟談昇平之遺事敘平生之舊遊不亦幸歟雖其土之瘠而賦之繁吾猶將樂而安之若夫歌舞陸博通飲食侈遊觀下至逐什一之利競錐刀之末者吾之所不能爲也梅村吳偉業聞之曰不忘先朝忠也追述祖德禮也保素節而出流俗義也其爲躬耕也大且備矣是不可以不記

海市記

余常之中州與吾友張石平相見於大梁大梁爲天下饒其城郭險以固宮觀崇以峻士女之所雜沓車馬之所輻輳五方百貨羅布而錯列邐置酒登繁臺北望黃河從天來屈潰倒注洶洶乎奔伊闕以走龍門豈不[illegible]

哉別去十餘年石平官兩浙觀察余訪之湖上握手話舊事歎息久之酒酣耳熱石平曰子廼言大梁哉予過鹽官觀海市矣始登樓望海見海中有浮圖長三十仞曰雲谿谿從之初謂絕島所未有之奇也已而石塘闐沸鹽官人皆走且呼曰海市矣海市矣未幾赤壁矗起堞埤刹落若堵牆少間色變白危樓數十間湧出其際窗櫺玲瓏金碧如畫忽蒼煙飛來複閣譙没而修竹萬叢松柏樣枒層城睥睨橫亘異狀煙盡樓臺漸出頭還穠觀廼有長橋出于水上隱隱歷歷車馬無聲樓船旗幟似有人隊介而立其餘若鼎者鐺者幡蓋者盤盂杯鋗者目之所接手之所指者蓋不可勝數矣而又儵忽盡矣石平之述海市如此嗟乎黃河決汴城陷疇昔之游所登臨而肆眺者盡蕩爲洪流壞爲魚鼈廼東海巨浸中顧有宮闕城市舟車百物儼然一都會焉噫此不可解也余與石平復相視笑遂援筆爲之記

聖恩寺藏經閣記

吾吳天壽聖恩禪寺緣山門拾級而登仰見傑閣聳於虛空剞石大和尚所搆以奉一大部藏者也其地踞鄧尉之半層巖拔起支龍蜿蜒雕楹文

礎揷入崖腹前瞰具區停泓萬狀遠則洞庭兩峯近則法華漁洋諸勝若
拱而揖或環而抱其下則秀擻千雲修篁漏日法花忍草茁長繽紛怖絡
劉翁飛翔匝繞信兜率之鉅觀般若之勝境矣先是萬峰蔚公嘗呈覺現
身之初受聖恩開山之寄弟子智璿等傳衣主席瑣兩貝葉結集流通尊
奉之地即今毘盧遮那閣是已歲月既往龍象中衰千箱秘帙化作飛塵
萬衆名區鞠爲灌莽於是三峯老人杖錫飛來翦剔蕪荒經營宏敞庶事
草創未盡云爲剖公親承記莂進補其處時節因緣緇素瞻仰信施填委
無廢不興梵夾竺墳缺焉未備會有裴眉道者裝成南藏道梗西川因其
方便之功申我殷勤之請遂移法寶作鎮山門方當牛首飈迴瓦宮霧塞
末劫旬朔便接洚渥獨此經早昇椅藍不罹刼火咸以爲修多羅藏有天
龍神鬼百萬護持和尙福德感孚不脛而至四衆頂禮罔不欣欣願其時
閣猶未之建也蓋毘盧閣雖經修葺業以供養諸佛結制生徒將謀改卜
高原另圖嚴奉吾母朱太夫人專心在道入山禮足躬覩勝因發願弘施
聞者翕集監院濟上等延相材運甓練日鳩工經始於癸巳之仲冬告竣
於甲午之季臘列楹三間廣延九丈深如其廣之數崇殺其深之一翼翼

嚴嚴若化若湧就中塐釋迦藥師彌陀三像慈容睟盎纓絡交加其旁則
方匭長龕東西森向瓊籤玉軸充仞琳琅經律論藏部分櫛比共有五千
四百餘卷和尙以丁酉之夏六十初度諸山老宿爲禮華嚴尊經者五十
三衆皆安單于閣下規重矩疊衣祴肅然淸淨道場得未曾有和尙曰是
閣之成所以揚祖風示學者不可以無記廼屬偉業爲之偉業合掌而白
師言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二分教利益衆生達摩以拈花微笑之旨不
立文字而見性成佛蓋慮世人教相紛拏欲以掃除支蔓非謂鹿野苑拔
提河金口所宣一切空之也古德相承共弘斯義後來門庭太甚諍論滋
多或執教以議禪或竊禪而掃教識者憂焉今和尙從拈錐豎拂之中搜
揚眞典孳孳不倦於以撈籠今古震壓諸方豈不盛哉且成壞相仍世相
如是以葛峯之聖臯授記說法名山猶不免講席榛蕪勞後人之修復然
則貞珉之有鐫也其可已乎是經也出於干戈俶擾之際僅而獲存百世
而下知其孔艱是積是述俾勿隕墜皆記事之辭所不得而畧焉者也爲
之頌曰
世尊天人師普說無上道傳譯至震旦是名修多羅毘尼阿毘曇不可得

思議鄧尉古道場泉山盡環遶有一善知識親遇金輪王手持玉凾經開演一大藏百年化宮墺乘願乃再來吼若獅子威直標正法眼臨濟大宗旨文字本不留方便利衆生何所不融攝但能去纏縛不落義解門即此文句身足證圓滿智如來廣長舌入萬四千言於一卷卷中各滴醍醐味於一字字内各貯摩尼珠護法天龍神呵衛在左右以此刀兵難末刼不得侵將我貝多羅移入清淨界寶閣矗天起廣望千繇旬洞庭七十峯即爲耆闍崛震澤五百里即爲阿耨池無量抄高臺變現彈指頃當知向上著不得于有爲覩像生敬心藉彼莊嚴力諸佛所說法億萬恒河沙究竟歸虛空本來無一字見道不見山何處復有閣見心不見佛何處復有經乃至法界中草木禽鳥等飛鳴與開落若以慧眼觀無非是經者經如紅日輪旋繞須彌山照一四天下經如香水海舟航到彼岸湧出青蓮花頭目與腦髓有人乞施捨無怖亦無愛此經當護持能續慧命故珊瑚與瑪瑙高過蘇迷巔瓦礫了不異此經當寶惜能種福田故用此告來者常生難遭想蘿心與注耳歷刼乃不磨我今作此辭毫端見如來刻之靈鷲峯永永示無極

瑞光禪寺碑陰記并頌

瑞光禪寺碑者吾吳宮尹姚文毅公爲竺璠上人所刻辭也文毅借相國文文肅公大弘佛事而寺塔放光震耀遠邇於是供塔燃燈而太湖漁人覩塔影落處晨罝暮綸投輒罔獲夫世人止以放生作佛事故有縱簡子之鵲捨孔愉之龜以求福田利益而豈知佛光所及皆有天龍鬼神保護衆生以相利濟夫以一塔之功若此況我佛於忉利天宮建無量法幢之寶光明遍滿恒河沙世界其於刀兵水火諸劫慈憫救度不知紀極文肅文毅兩公道濟天下彼豈沾沾焉於太湖漁人爭網罟之生命哉誠有見於佛法之廣大而憫末運空壞劫灰將燃非是不足以救之也自兩公没後萬化變滅塔光既息象教亦墮素孚上人爲竺公上足住持負荷興起其事而屬偉業書於文毅碑陰因係之頌曰

瑞光之興始吳大帝赤烏紀年康僧舍利迭有盛衰至於元豐有宋禪師圓照本公慧日重開法雲四照再啟鴻基力弘大道浮圖莊嚴放大光明爲多寶塔爲王化城大同寺災崑崙山火世尊塵埃誰救諸苦我明之興馭世金輪敕書賜建親下德音二百餘年得文相國宮尹姚公同修戒律

有竺上人廣集衆因摟開白玉地布黃金寶印當胷神珠出掌乃見塔光緇庶共仰非虹非蜺非煙非雲絪縕定水布濩香林二龍蜿蜒石佛示相道樹交枝戒月對望長者施鐘僊人錬火千層普照繇燈佛所一燈一佛什迦分身大度濕生震澤之濱網罟莫獲漁師夜泣老僧難辨神魚得失七十二峯若恒河沙浄般若鏡開優曇花大道慈悲作清淨觀如燈取影即心成岸求魚不得得妙善果投竿稽首歸於佛土四大海水人魚同游彼網罟刼此刀兵憂刀兵刼起塔光亦止佛不能救人魚同死素上人者竺公子孫代佛慈憫聽塔鈴聲歲更一紀此光當復但崇佛事衆生受福凡此衆生兵燹百城如魚漏網命懸釜鬵頭目腦髓皆非吾有胡惜外命積金如斗佛云放生得長壽報況此燈光陰幽畢照仰視塔光如見兩公乘願再來在佛光中善信皈依合掌喜捨視此刻辭以告來者

重修太倉州城隍廟碑記

太倉之為州也在弘治九年而廟始於二年其未為州也則為崑山州城隍祠崑山州之祀城隍始於此乎曰非也改也烏乎改崑山州治在今太倉衛基泰定甲子始即州之前立廟其後州治遷而廟之祀如故也今廟

則為元時朱清所建東嶽行宮孝皇在御詔毀天下淫祠知崑山事楊侯甫以舊廟湫塵痺陋不稱於明神遁卽行宮改焉迄今二百餘年矣歲在甲戌為崇禎七年廟之正殿災民用震動弗寧爰因舊址是荒是度棲主之壇妥像之室斧而不斲堊而不華浸尋乎故觀矣刺史昌平陳公來涖是邦每有事於神黍稷馨香靈貺昭格而以重霤之下反宇不立中唐之內甓甋未周體薦牲牢升歌象舞皆雜沓乎軒楹欄楯之內以更衣則無其署以登降則無其階甚非所以肅恭將事虔奉神明之意也於是闢殿之南楹創為前軒高其宗廇廣其階除而丹青塗塈之華棻橑垣墉之美始煥然其畢備道士金某寶董其役乃進而請偉業曰是不可無記且廟堧以公占復除未有刻文願并勒諸碑偉業再拜稽首為之記曰竊觀城隍一祀甚有合於古之社祭禮自天子諸侯以下皆得立社今之郡縣卽古之諸侯國社之制其所當立社之祭也山林川澤罔有勿從而城隍不聞焉則又何也傳有之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又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記曰秦城百二斬華以為城因河以為津而祀華于華州祀河于臨晉彼豈徒以名山大川能出雲雨而致其祈報耳以建方立國有設險

之助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古者封疆之界山谿
之險皆所以域民保境而後世專藉城郭池隍以爲固然則城隍之祠其
即山林川澤之祀而推焉者也明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在應天府
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
以伯三年重定嶽鎭海瀆各依山水本稱而城隍神號改正題木主去肖
像焉四年特敕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禮於社有配
食祝融勾龍皆得侑享主祭者其配食之意歟然則以泰厲之壇爲掃地
之祭脩明配食而深有當於國社在令典祀城隍最爲近古雖百世不易
可也太倉神祠初屬崑山雖馮翊近地不得視和滁二州故不稱王稱侯
而摶土肖像猶存初制二百年來祈水旱禳疾病靈蹟煇赫具在州乘中
迺者江南兵燹破城亡邑無慮數十而太倉獨完且海波不揚艅艎戰艦
不得進泊於內地而金鼓之聲不作如有神靈呵護之者此所謂有功烈
於民者耶抑又聞之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魯之衰也占在雉門
陳之災也驗於鶉火社稷壇壝所以立國而玄冥回祿爲之除舊布新此
必神之仁愛斯民懼其罹於兵火而示之警誡也今廟焚而復復十餘年

重修陳侯敬其神以及其民風雨以時物無疵癘神罔怨恫生民以和可謂崇德報功垂羽蠹於無窮也已不亦休哉係之以歌曰出天門兮九霄凌歊滐兮姑餘揚霓旌兮畏魚鬚左驂蒼虯兮右秣神騶聲騎隱兮雲車心攬轡兮躊躇天地摻黷兮九州爲墟嗟生民兮安居捐螭魅兮射虎貙豐隆扶轂兮列缺以爲奠此邦兮華胥田有稻兮水有魚雲巃嵸兮甘露載濡坎其擊鼓兮吹笙竽進桂酒兮獻椒糈通權火兮焉煙俱錫蕃釐兮神宴娛

梅村家藏藁卷第三十九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　文集十八

記二

講德書院記

國家受天顯命丕冒九有重惟江南經賦奥區保釐得人實資材傑爰疇咨卿士妙選盈廷之俊而我蒲州韓公特膺簡畀以來敷惠澤於茲土其職任甚鉅先是江南逋額未登令下鉤考而中吳初議駐兵　天子之命公若曰方事之殷所亟兵賦良出於不獲已閔念吾民疲瘵其悉乃心懷柔輯和俾克全濟公拜命虔飭惟謹越視事再朞有　詔蠲十五年以前舊賦及三閱月撤姑蘇駐防之兵還京師公奉揚德意送往勞來細大畢協吳民歡忻梟藻拜首和門者日累萬人公推讓不居曰此　朝廷如天之賜撫臣何力之有父老懽不克展退而謀於諸生某等曰其何以報公哉唯即湖山綰轂之區創為講院歲時嘉會來游來觀黃髮鯢齒循階及序相與論說尊君事上之禮庶無負公之教育亦公所以仰答　朝廷之盛心也偉業忝荷枌櫟與聞斯舉爰從諸父老後拱揖而言曰吾吳逼都

望國破海帶湖田有肥瘠淯鹵民有愿巧柔囂議曹書佐人兢錐刀隧正閭師工爲螟螣豆區釜鍾收不中算更繇賦調輸或溢程文簿牛毛奇羨銖兩先負未集來逋摠至下雖累入吏固弗除非甚簡括曷繇丕誠於理軍府之立也無崇山廣澤雉兎麋鹿之區以供射獵無林麓洲渚灌栵萑葖之產以給薪樵無魚鹽鐵冶絲纊梓漆之利以澹軍實地湫而臨人稠以厖主客狎處愚黠異數一以爲網罝一以爲窟宅民是用重困吾公有憂之其始至也勸力田務東作數疆潦置町防申版圖息姦詭贍鰥寡戢豪右乃進其耆老而告焉曰逋爾糴曰役爾均曰訟爾平曰荒爾恤　天子命我弛征已責爾其量入修賦毋缺於租挈以貿　詔條　天子命我赦過肆眚爾其力農愼行毋鬻於鬬諍以麗撻罰黃綬以下敢敫矯虔我其爲爾案劾之掾史之屬貪惏放橫我其爲爾殄殲之既而曰設兵所以衞民也備倚委積必豫必克脯資餼萃告豐告備夫乃可以肅軍制則又曰保民所以養兵也候奄致訓芻蕘不淫嗇夫設柝鼓撫時警夫乃可以帖民生於斯時也公之威德流聞逃逋鯨鯢收迹光于有截　廷議戢矢櫜弓帥歸朝請士還卒伍惟是三軍啟行厞屨褓糧緊公是賴公乃收合

舩艎傳餝津吏庶人一葦勿得苛留浹辰之間峩徧雲集赤泥連檣假諸
鄰境黃頭鼓枻雇以官錢無不銜尾叩舷檥於水涘供張如法辦嚴有期
大會射堂勞饗加禮已而便時出舍飲餞都亭介駟千羣革車百乘門不
鑿互路絕囂呼厲域廚傳載燧先驅隸人牧圉陳芻置頓紼縭維之烝徒
引笮爲粥於路役夫其休民於是乎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既安既樂或號
或歌始吳之人抱布貿絲見奪於市畜雞種黍被掠於鄙一童鞭驅斑白
負擔扶而大詢呼聲嗸嗸與屠爭言飲羊無直椎破盧罌酒流溝中始吳
之人投鉅怨家告緡惡子搔瓜漚麻戟手致死負眠帶鈴突入搜牢斧斬
門闑捽頭以去始吳之人倅馬就草騰入良苗敦匕甗山其頗濯濯櫟社
弗享鳥亡其巢提旄挈倪負牆而號今也門庿个寢由公而復糞除宗祧
塗塈垣屋父兄闔黨由公而親肥牡旨酒進醮酉鄰田疇禾黍公爲膏雨
斥彼蝗蠓䅷我士女關梁塗術公爲安車踰度險阻即此康衢民如棄嬰
亡子匍匐失路公也父母提攜乳哺民如痌瘝𤸇痾搔把塵垢公也俞跗
洗沐營救膴膴其原昀昀其隰山靄而青水環而碧陂塘煙火庶物蕃殖
我行於野以嬉以敖魚泳禽飛卉夭木喬誰將風謠被之管籥誰翦蓬蒿

望其羽旄乃取厲鍜乃勤畚挶乃陶瓴甓乃施樸斲圬人攺塗工師度木三楹六尋講堂夏屋絃頌之館羽籥之房歌詩習禮衿佩鏘鏘槃辟雅儀讀法亮章忠順事長式訓無忘春秋都試嚴鼓在室熊旗豹侯張帷置帟負弩抱關持幢夾戟從公至止孔武有力厥初相國命世作輔故吏諸生熟於掌故謂公其來賴天之祐國計民瘼討求有素公今政成著於旗常允文允武令聞令望　帝鑒其忠修我紀綱賜金進秩殿此大邦岳牧屏虞稚舜之哲周宗燕喜吉甫陳力公在南國克釐庶績告於有衆小心翼翼再拜稽首歸　上之德偉業以爲是舉也道合於忠孝和於人民宜伐貞珉刻茲令猷垂示來禩俾勿壞故不可以無記

贈監察御史漢陽顧公開明祠堂記

山東道御史漢陽顧公如華字西巘以　國恩贈其父開明先生諱應歷如其官漢陽之人相與追表其懿行而俎豆之學宮矣又明年西巘奉使吳中將歸而立廟於家修其敬宗收族之禮而麗牲之石不可無辭爰以命之偉業曰吾先世故吳徙也練塘之上隴訪求之不可復識豈無懿德孫當時鮮大書深刻以著之故世遠而莫之能考也今漢陽之顧占名數

於汶川已近百年吾子孫賴先人之名德以膺休命苟不表其所自鑴諸樂石俾歲時烝常有所觀感其何以告司祜而示來禩俾勿斁偉業受其請而書之曰古者自諸侯以降卿大夫以及於士皆有田以供祀享牲牢籩豆歌鐘羽舞事為之節文而定其度數其無廟者不過庶人祭於其寢而已自井賦采地之制不行雖貴為公卿不立廟以祀其祖父者固已多矣夫顧公亦猶行古之道也禮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始祖之廟而三始祖謂別子之始受爵者此在三世之後其子孫追而本之者也今顧氏以御史始貴而公首追封然則始受爵未有踰乎公者也可得云先禰後祖而必遠求之高圉亞圉也哉禮曰支子不祭法當為宗子立廟大夫供其牲物以從俾宗子主其事祝嘏之詞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此禮之嘗也開明先生有三子伯如芝仲如蘭而西巘其季也西巘為余言先生下帷講授則長君為之都講率諸弟以孝友有鄒魯之遺風自仲氏先亡流離世故渴而葬先生於祖墓仰見烽火燭天嘗懼祖宗之禋祀遂墜於地比家門通顯為其先人立廟而伯兄已不及待矣每春秋時享執籩釋爵嗚咽而將事此仁人孝子之用心所謂禮之變而得其正者也又何

疑焉先生於經史皆有論著其最嗜者蒙莊之學夫庚桑楚之居畏壘山也其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庚桑楚聞而不釋然曰吾聞至人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然則先生將𣜿粃塵垢乎當世之事又安在乎廟食之尊而必爲文以著之也余竊聞先生內行脩飭事兩尊人及其伯兄備極孝敬設義田以敦族死喪必收飢荒必恤又推其恩以及里黨漢陽之人至今稱之彼其讀書行道厚自期待以有用於斯世旣屢困鎖院感憤抑塞蒙莊之學殆有托而逃焉者爾夫士之蘊德抱義者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然則西巘處喪亂之後修箕裘而隆孝享其裨益於風教當何如耶余辱西巘之知追考公行事爲悉敢備書之於石而繫之以頌曰惟顧之先出自吳系分族顯來赤烏沫水蠹異肇厥初中更播越譜牒亡百餘歲徙汉川居蜀江蜿蜒連湘巫巫世載德生碩儒執經屢滿羅生徒誕厥賢胤稱丈夫繡衣驄馬聲赫赫都攬轡蠶叢及魚鳧獄獄光氣騰諫書抜行兩浙民徯蘇溯源顧本常踧踖箕裘慶澤追良謨立廟劉牲薦清酤我將我享監濯乎子孫宗老咸來俱授器奠斝翼翼趨裳衣弁易陟像如饟之

崇明平洋沙築海隄記

自古人臣勲在專征以勞定國者非特戰勝攻取已也無亦審地利準水形築隄防端徑術俾我制其勝彼失其險夫然後百世賴焉如是卽天吳陽侯支祈罔象沉玉刑牲無不允格況於趨功樂事之人乎雖然江淮河濟障遏時聞涇渭淄澠堰埭未改而獨于海難言之也豈以沃焦窮髮浩汗無垠非人力所得而施者哉吾吳郡東南瀕海崇明踰絕津堠而爲域諸沙遷徙者七百里平洋直亘其南實舊縣也故隸揚州緣陁崩不常乃遷新邑屬之吳而分其地以爲鄙煙火聚落千有餘家界以小洪闊遠難理浙中勾章諸島對峙若聚碁置塊海師張帆捩柁踔絕萬里亡命出沒昇平時且以爲憂自逆氛大作鄭成功張名振鯨奔鰐噬連艫如雲嘗一闖金焦兵至佚去旣歸狡謀再逞謂平洋沙外接滄溟內連港泊有深岸可以下椗有遺秉可以因糧圖根株窟穴于其中而亟肆以疲我　朝議移蘇州大帥於其邑以禦之固壘嚴兵亦未有以靖也會關中梁公有克復宣雲之功分閫江左著威名於蕪湖采石換任宛陵於順治十一年再

被浙東之命未及行而大帥罷政鎮督府以公江湖忻代著有成績欲倚其才辦冦先用便宜俾之攝理八月之三日公渡海入其軍中申號令固封守甫十日而張名振以三千人犯堡鎮又十日以數萬人圍高橋洪土城公皆迎擊破之先後兩戰凡斬千有八百餘級生得二十餘人公諜知其偪擾將遁決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從小洪進兵身率步騎以火攻燒屯拔柵中軍李廷棟等蒙衝夾擊碎其五舟賊大潰走此平洋沙所繇復也公爲人沉勇有智畧在宣大之日馬上以鞭稍籌算能識其山川險易故所向有功其渡平洋也召諸將指示之曰從此去縣沙十五里常以潮之進退爲廣狹淺者淤絕淖泥深者渟泓水潦馬遇潏而駭人厲涉而艱我多留兵則不能少留兵則不足賊至發奔命赴之非長策也吾視其水勢非甚湍悍若下竹落揵石畚負薪捧土以塡之即小洪可塞長隄可成冦至不得突而我騎逞于康莊之衢矣亟條上與行省諸大臣商其事時督府馬公鳴珮中丞張公中元謂公所建于地方計甚深出俸金贖鍰相佽助而邑宰陳侯愼克佐其勞將吏諸生嗇夫版尹詢謀僉同揆日戒衆鼛鼓方集恍惚若有神教之者見樸樕揚著水面如切繩墨輒循其迹用

賦厥功畚揭既下土穎而堅水迴而洪登登馮馮縮版斯兢公喜曰天所贊也躬親爲植臺高庳揣厚薄度遠邇計徒庸屬役賦丈已定而後授之有司與裨校曰庀汝而不在者且致其罰先是浙撫累檄趣公而堡鎮高橋洪二戰督府列上功次請必留公於江南有　詔報可明年春　天子命公以都督僉事充江南總兵官尋設水師一萬五千以屬之公仰思委任圖有以遂其前勞也在隄事不敢怠遑日營月畫築城以固屏障設戍以嚴徼巡列樹以表道途置亭以休逆旅凡可以左右于隄之功者次第修舉于是大陳兵卒五騎爲伍方駕齊轡自郊及牧以達于新隄邑之耆耋童孺來游來觀三里一休五里一頓無斷谿絕坂之艱無漸裳濡軌之苦皆驚顧歎喜以爲此造物者鞭山驅海以爲之非版築之所可及公廼思夫龍者實司溟渤効神靈不可莫之報也命作特廟以時祀享而隄之事畢潰于成是役也起於十一年甲午之臘月迄于十四年丁酉之三月其長也以里而裁其廣也以尋而度高則視廣而加贏焉薪茭土石捄築削屢之工十而居八垣墉瓴甓穡完修除之工十而居二皆如公所料之素今督府郎公廷佐自中事以觀厥成共茲規畫乃分條其經始月日并

諸人之與有勞者以告茇於朝　璽書下所司褒寵焉偉業史臣也家近
東海於是隄實有嘉賴故狥諸護軍及邑人之請爲文以記實示遠竊嘗
聞古之爲將者防山竇澤陻高埋卑多有其人矣或決水以灌城淪于魚
鼈或驅人以塡塹視同沙蟲夫五行各有其官四瀆節宣其氣若挈缾口
而壅之俾坻伏沈滯鬱堙不宣則潰溢從此而生災沴由是而作惟我梁
公因土之宜順水之性從民之欲今隄成之後其堧耕爲沃壤荷鍤如雲
㓙不止萑苻屛跡而已以此視彼其爲利害相去豈不遠哉自中原罹黃
巾之害汴渠沸騰生民昏墊　本朝治河之績比隆宣房政平人和能使
海若咸率其職東南黔首實受其賜昔人見河洛而念禹功顧周道而思
文德此孰非　國家之福邀天之靈而我公大有造于茲土不可忘也公
諱化鳳字澧源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由順治三年進士歷今官偉業辱
公之知敢備著其事而繫之頌曰
厥初吾人龍蛇爲伍既定震澤至於淮浦楚師夾漢越再五湖李斯刻石
揚侯虎苻山越未賓江湘弍擾溟渤無波樓船莫討在晉之季孫盧乃猘
遲瀆嚴烽蔡洲舍戍汹矣一粟爲姚劉沙蒲扇之國黿鼉之家呀然深淵

鋸牙奮鬣我張其置彼入其穴桓桓將軍鸛鵝置陣陷阱奚逃莫草務盡
秦鞭叱石錢弩射潮蛟龍畏鐵蟠蛛成橋精衛空銜爰居大駭水由地中
劍倚天外毳沙非智蹈氷亦危甯煩息壤豈假蘆灰渦口隄高湮津流淺
白馬波平黃牛道遠士女娑娑是用作歌黍禾谷口楊柳江沱臺駘障澤
召伯樹棣如坻如矢億載勿壞

湖州峴山九賢祠碑記并頌

記曰凡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國故者若唐虞之有伯夷周之有周公有則自奠之無則合於鄰國此郡國得祀其先賢所自始也月令以孟春禱祀山川及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漢元始四年舉此禮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然則二千石之重凡有功德於民者可無祀哉湖州地稱西吳自周歷漢爲侯國孫吳寶鼎中立爲吳興郡郡置廢不一其改名湖州則隋仁壽二年始也當南渡六朝士大夫之過江者樂其山川吳興遂爲大府王逸少羲之謝文靖安皆起家郡守逸少遷會稽內史文靖至宰相柳文暢惲仕蕭梁加秘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吳守終於其宮唐大歷十一年詔以顏眞卿爲刺史遷刑部尚書封魯國公以忠死杜樊川

牧連爲黃池睦三州刺史其授湖州在會昌中以司勳員外郎乞外補也宋孫莘老覺從諫院出知廣德軍熙甯四年十一月改湖州終御史中丞蘇子瞻軾以翰林學士請外初判杭州改密又改徐元豐二年四月再移湖州到官未三月罷王龜齡十朋紹興廷對第一乾道中以侍御史改吏侍郎力辭請外任湖州先後凡歷四郡明陳筠塘幼學以萬歷三十二年守湖州已去復留居六載遷副史以去此九賢之載在典册次第可攷者也峴山之有祠始於三賢三賢者有顏氏蘇氏王氏而他弗及峴山在襄陽羊叔子所遺愛令蕭然於碧浪浮玉之間者此名顯山攷諸掌故避唐廟諱而改湖人之思太守者不啻叔子迺即其地置祠樹之碑以彷彿襄人之意祠歲久敝撓居人支釜飯炊焉則以名賢之俎豆辱於屠沽庖湢者有之矣　本朝康熙中廣陵吳公諱綺字園次由工部郎守此郡見而歎曰祀以揭虔可若是其瀆耶亟命屬徒鳩工重作其事攷湖守之多賢闕而未備乃下教詢咨得王逸少而下賢守有六合前應之蔵主定爲九賢而書其官舍太守無位尊而有德斯士者乎曰此祠爲賢守而作不得躋於其列禮也於是士庶歡欣戒期薦力築墻樹宇改舊易殘丹塗白盛

有翼有嚴未浹旬而祠成妥神之房合食之几罔不蠲潔都人士秋月之望來游來觀進而言曰我公剗暴去慝遠續前人而庇吾民今又搜揚墜克有此舉吾儕小人何可不昭所報相與謀作宮而肖公像焉既兩祠儼美走望交集而峴山於是乎益勝越明年三月偉業於太守宗親爲睦用兄弟來繼舊好宴於茲山爲賦甘棠圖次再拜辭曰某不堪也誠得畀之一言願焜燿昔賢之令德以無忘景行某也實與有寵綏余乃不揣固陋訟筆作頌爰紀湖人千百年之命祀其辭曰

右軍清鯁推遷仕進深源北伐憂時疆諍東土賑荒爲民請命省賦輕租名高計聽龍矯鴻騫八法之聖垂之千年傾心萬乘進忤懷祖退諸支遁棲遲名山服食養性　謝傳沉敏雅量高風放情丘壑驟致三公顧命受遺輯穆元功宣武窺鼎苻秦連烽功濟蒼生鎮物雍容經遠無競善讓克終此邦去思西州是同播之絃竹東山故封　柳氏將家妙解談義文暢好學多才多藝新詩斐然馬射無對尺牘素工圖碁尤最焦桐雅奏白蘋高會感懷爻曲清商別製若水洋洋彈琴而治載其清靜終古弗替　魯公正直書法堅凝浯溪劖石忠孝收京弟兄死國家廟丹青射堂有碣抒

山有亭志和釣罷鴻漸詩成清風百世緬懷典刑白首抗節搔爪如生神仙彭髯重過山城　牧之少年才大卓犖記室風流司勳落拓戰論罪言澤潞魏博措置失宜姑息勢弱苟用吾謀足掃河朔晚乞江湖登高有作水嬉舊游政成民樂少陵稷契續彼家學　莘老素執左官再召廷諍故人守正不撓爲郡作隄以扞水潦振廩勸分生民是造政劇才高賓朋燕笑收拾殘碑築亭墨妙故相山中迴車慰勞向爭國事此全友道　子瞻曠代致主時遭制策相才兄弟揮毫齟齬執政新法青苗河決禦災湖隄便漕草詔逐奸魑魅安逃簿書魚鳥謫仙逍遙道場禪學碧浪詩豪嶺海崎嶇衰白歸朝　龜齡對策晁董天人廷擊嬖帥面折宰衡奏起老成決策用兵苻離師潰傳啗縈與正色抗言拂衣固爭移守三州禮士下民溫詔下召老猶加恩給扶減拜舊學之臣　嗟我陳公在明中葉三版不沒胥爲魚鱉築防決渠鵝以虹霓畝乃一鍾民不病涉豺虎是擒稂莠必拔夜無吠厖枹鼓不發五祀於茲謳吟稚耋祀之太常配食往哲　我禾既耔我蠶既絲卒彼父老獻韭薦粢濟濟先正顧饗在茲邦人君子是式是思石相爲社李子置祠東吳舊史作爲此詩擊鼓吹笙歌以奏之比德告

修孫山人墓記

太白山人何以名曰太白秦之望山人秦人嘗隱焉故名也或曰山人不知何許人自謂孫姓名一元字太初莫能得其邑里或曰太初安化王之苗裔則又并其姓名而疑之昔者東漢之季宦豎擅朝扶風梁鴻伯鸞挈其妻子出關適吳會爲人賃舂自給其卒也葬于吳妻子歸扶風閱千百年太初再以秦人入吳先後用隱遯終不歸葬然太初之出關踪跡遍衡湘泰岱閩既而買田吳興棲遲不去爲人渥顔飄鬚攜鐵笛鶴瓢以自隨費相國一見之南屏山寺爲斂容歎服其詩與李獻吉何仲默鄭善夫齊名何李未相見而特厚善夫晚迺與高士長興吳君珫紹興守安仁劉公麟按察使建業龍公霓御史吳興陸公崑爲苕溪五隱劉公後官司空實誌君墓此豈鴻之變姓名雜傭保所知僅一皐伯通耶鴻以五噫之歌見猜時主故深自晦匿太初顧得隱居放言無所忌迺東漢逸民傳至今讀之猶識伯鸞爲扶風人而太初莫能詳其所自出彼其蟬蛻變化自全塵壒之表者詎偶然已乎太初善飲好談論切名實醉則引人說時事揎腕

慷慨友人方豪稱之曰太初非隱者知兵曉吏事使之用於世不減王景畧其推之不無太過夫謂太初有用世才則可謂太初非一意於隱此不足以知太初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古之肥遯者先亂形之未成引領絕跡得以行其所志不幸濡忍一底於淪胥求爲逢萌梅福難已在明之中葉武宗戲渝馳驅舉天下事委之嬖倖近習之手而宗藩草澤之禍大作賴孝皇餘烈未泯國以不亡其大勢去東漢之季蓋無幾矣劉公龍公輩引身以退太初一布衣棄家狂走其中豈復有所戀哉後百餘年雲間白石山人者復出當海內無事積薪厝火中外宴安山人得於其間交王公營聲譽自比於陶弘景戴安道爲通隱未幾椓人再竊柄黨禍兵禍紛糾於不可解山人僅而獲沒不數年天下大亂賢人君子雖欲遠引高蹈龍不能潛鱗鳳不能戢翼每罹於矰繳網羅之患唯有讀太初之書上下其盛衰而有感於前賢之不可及爲唏嘘太息已耳太初絕婚宦自稱有羽化術晚娶於湖之張氏無子年三十七以沒病革屬劉公以誌銘而曰葬我必於道場山之麓會鄭善夫來唁偕吳興四隱者封哭而去今改卜瘞於歸雲庵東則又學使者汪公相此土足安山人體魄且去舊

冢不數武以無忘末命故與劉公謀而遷焉歸雲太初所掛瓢處善夫以是名其堂而墓屋隊圮不存此若堂若斧者䟫羊已牧於其上矣康熙紀元之七載太守吳公諱綺字園次政事之暇憩於茲山慨然曰吾忝司牧而前賢之丘隴茀穢不治其謂之何乃命撥時度址而庀工焉余於太守兄弟也以春日來省覲而山人之大白亭適潰於成爰戒期出郊酹酒于其墓墓迤長松數千株有殘碑三尺沒草中字剝蝕不可讀余與園次手捫摸得其中一二事敘致頗甚奇太初嘗大醉取幅巾掛樹抽碧玉簪刻松身作嚴光徐穉陶潛數字已而就其根熟睡抵黃昏乃起夫山中諸松其合圍者率數百年太初之刻字其存與不存不可知若墓門之樹幸未翦伐太初魂魄必游於此無疑也嗚呼太初死人皆以為仙去江山周光祿曰太初固不死試與公等發其冢必空棺吳與同隱者則以太初學道未必得沖舉其人與文自不凡今歸雲僧猶藏劉陸諸君手跡皆追惟平生宿草猶哭之語二者言不同其愛太初一也嗟乎以是可以觀太初矣園次曰是亭也都人士之出游者將以為休憩之所子其為我紀太初并識此山之勝吾將鑱諸石余曰太初不名一德自同時之友且不能定其

出處而余又烏乎言雖然以太初之爲人又得諸君子代之謀永久乃役未二百年非遇賢刺史如吳公者爲之謀修復則此荒基榛梗野鼠銜人而走者幾不辨其處然則作爲文字用詔來者俾此亭長守而勿替庸可已乎吳公以詩文重天下其出守是邦修前人之名跡而光大之無廢弗舉務大利益乎斯民是亭之作過之者將有脫屣富貴擺落塵坌之想於以弘長風流訓世勵俗不爲無助何可以不書吳公繇工部郎爲吳興守江南之揚州人共事者有郡丞大興于公理通守靜樂姚公時亮是日同游者御史歙縣方漣吳公雯清司理長洲既庭朱君實穎孝廉江甯仲謂白君夢鼐崑山原一徐君乾學貴陽辰六越君闓而余則太倉吳偉業梅村也戊申三月廿六日記

雲起樓記

無錫吳侯爲治之三年政成化浹始用事於惠泉之山亭導壅去堙城平甃潔因舊亭之制而易楹改塗焉未也斗折而上築樓三楹崇階廣阿有嚴有翼既成侯親題其額曰雲起而張具以落之其明年余以宗人來謁偕郡人士之萃止者登焉客有請於余曰子可得其說乎是樓也爲惠泉

而作也易曰井洌寒泉食詩曰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匪自今矣夫泉者始而汎觴繼而澎湃其蓄也有本其行也有漸類夫幽人君子憂愁抑塞蟬蛻乎泥滓之中或乍伏乍鳴或一見一否滃滃然涌涌然鬱撓激冽而不能以遽出豈獨其性然哉此亦水之勢也若夫應龍蚴蟉天際而雲從之絪縕乎無垠布濩乎無外其爲觀也大矣傳曰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斯侯之謂乎而吾何足以窺之余曰是則然矣抑余更有進焉夫天地之道其猶鼓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自其有形者觀之雲有變化起滅焉泉有流行坎止焉自其無形者觀之洪纖高下混茫乎一氣而已今夫無錫望縣也地大氣浮鍾水豊物而侯以人事節宣其間政教之盛風俗之宿文章賓從之雅凡蒸動而丕變者皆雲也滋液而滲漉者皆泉也又烏得而分之乎吾聞諸侯之爲臺榭也大可以容宴豆高可以占嘉祥今以侯之晝考夕省劬勞庶政於不遑乃得高明爽塏之地以遂其優游伴奐雖以吾徒之頫頷而暫寄乎此樂其水泉之甘雲物之美若似乎其不忍去而况錫之人乎侯之所以嘉惠斯土者亦足以見矣是可書也侯諱與祚字伯成紹興之山陰人余則梅村居士偉業也康

熙七年九月十七日記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終

神道碑銘一

福建道御史忠毅李公神道碑銘

天啟六年逆奄用事矯旨逮福建道御史江陰李公於其家下詔獄以死烈皇帝即位大懲就戮首恤死難諸臣而李公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封三代如其官予祭葬廕一子入太學又十七年爲弘光改元其子遜之伏闕以易名請廼俞禮官議謚忠毅而公褒忠之典始大備於是遜之謀葬公偕配錢淑人於赤岸里之諭塋而命偉業書其隧道之碑蓋距公之沒二十有餘載矣公之沒也年僅三十有四其同時死者徒者如高邑趙忠毅公無錫高忠憲公皆歷事先朝志存國本幸不即塡溝壑得見少主老臣何惜餘年以上從神祖光廟在天之靈而下報同事諸人於地下惟公獨以始立之年有爲之才早負盛名未歷膴仕雖天地否塞竄逐流離天下猶冀以寬禁終開足竟大用何横爲奸臣賊子所考陷畢命牢戶暴屍道傍服鼻蟲出手足穿爛丙寅閏六月之三日獄中裂裳嚙血訣父手

詩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世人矣嗟乎當終軍賈誼之年而受陳蕃李固之禍百世而下讀公傳者未有不爲之太息而流涕也方公入爲御史哲皇帝沖年御服羣小欲矯弄威福日導主上以嬉游燕豫公慨然發之其拜入臺第三疏所言數條皆軍國大務而末以逸遊爲戒固未嘗指斥其事也移宮已大譁閣中曰李御史何人致萬歲爺也不看灑唐相殺之乃解公閒之益發舒於聖躬遊豫則請止內操於獄推仁則請除立枷萬燝之斃杖也則疏理其冤王永光類貨徵之柄用也則疏糾其惡而最大者應山楊忠烈公劾逆璫二十四大罪公首疏繼之意謂是得與忠烈先後死矣楊忠奏入而璫擲地號哭遶床夜走公以爲此機不可失也故其疏曰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皇上亦不安蓋逆璫大罪纍纍一朝發擧推辨恐張勢必自窮將有發柔之萌蹤亦有覆宗之禍盡令羣臣同寅輔力排闢其事杜私家同任俾皆得與共之勢不成則可禁錮之誅可免宮府上下無嫌無猜不亦可乎此公所言期濟國事不徒借用條措搏擊已也而學小黠璫乙在廷官合謀剿功耳於是殺公計決矣曹欽程之疏劾公也以黨庇高忠憲公詞餘姚黃公自

安等指爲東林邪黨除名爲民未一歲織監李實疏緹騎逮問公入辭父母出見牧者飲食言笑如平時里人若哭攀車者萬人故吏奔問徒跣以千里其兄鴻臚公諱某者奔走塗炭親知義舊同心營免公獨自分必死過德州之日作書誡子訣絕後事抵京待命錦衣衛東司房鋃璫繫頸從容索紙筆作季弟曠墓誌銘顧謂鴻臚公曰兄歸事二親我有亡弟相隨九原耳已而許顯純拷掠楚毒坐贓諉比同事者已斃杖下惟黃公自安尙存遇害前三日黃公在別室以拳捶壁呼公字曰仲達我已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其處死生之際如此公爲人才智通敏護詩廉悍處朝廷大事動中機宜有所條奏援筆立就忠烈忠憲兩公廼先後堂官也倚公如左右手當楊公避客草疏獨以其意徵詢公公力止之曰公顧命大臣若一擊不中反爲所噬有傷國體某言官也請以身當之先是公在郎中疏璫十六大罪其稿爲兄鴻臚公所奪至是趣歸繕寫將上聞楊疏已進廼止其事同官皆知之而高公之掌院事也廉御史崔呈秀之貪拜命入都堂首指名按劾屬公爲奏權閹之微服叩頭祈哀公正色叱之此自有公論非某所得私也然則忠賢之殺公也人知其繼楊公以擊璫而

不知先疏其十六罪小之殺公也人知有曹欽程魏廣微而不知有發
蹤之推是秀也李氏家本河間之衛津始祖諾那爲元初行軍大帥謚桓
烈以戰功顯子諾柯濟運萬戸世守鎮江江陰等處元季有平江路同知
死張士誠難諱諫者則其五世孫也累傳而爲贈太僕卿復菴公諱果實
公祖封太僕卿見復公諱鵬沖贊公父公諱應昇字仲達年二十有三舉
丙辰進士第五人其文章有聲於時選得南康府推官決疑獄除苛役考
治第一修紫陽陞復白鹿書院分較江西省闈得張東周蕭牧士號得
人所著詩文有招五草測匪草落落齋草若干卷生於萬曆癸巳十一月
二十八日卒於天啓丙寅閏六月初二日昆我漢人以弘光元年卒得年
五十有五子一卿遜之邑庠生補廩公德州減子博所謂九歲孤也今能
讀父書修輯公遺文作年譜人稱其孝女一字禮部主事贈尚寶吳公之子
翁之興公諱鍾麟以宿儒教授里中公之師也遜之狀托經紀孫茹公卑
貞撰揮淚讀遺狀近溪至業績甲戌始紙諸生蹤進士鳴呼人世死生
冊裂之故皆可關斷予雖不逮交公而少讀公之文今識公之子覽其家
傳紀錄爲附記錄詳悉次公生平以少裨國史之所未備爲銘曰

我公之生夢日始升有龍無尾迺脫於淵叶猰貐磨牙爲守大閽熺熺震電碎擊九門索彼天狼縛之虎賁短狐而冠上帝弄臣爰盜弓矢射我長庚我公之死白氣亘天叶月犯執法彗掃羽林黃霧野寒黑青晝行夔魖吐火迺焚崑崙不周雖折泰階再平大江入海匡廬出雲赤岸故老白鹿諸生人思賓武家誦李膺陳屍北寺暴骨西亭三年血碧萬古汗青伍員祠廟楊震子孫幽宮宰木隆碣高墳凡百君子視我刻文

太傅兵部尙書呂忠節公神道碑銘

偉業待罪史館獲交於宿儒大僚仰見我神宗顯皇帝制科得士貽之子孫以保乂王家迺寇禍殷流淪胥莫救後生執筆輒敢擬議老成以吾所見聞學術醇正忠孝完人若江夏賀公維陽呂公者斯可謂之無媿也已當思陵之季此二公者兩河去就三楚安危名藩乃磐石之宗元老實腹心之舊身捨狂寇家扦嚴疆其効節同濂維橫經湖湘講學心惟致命道在成仁既入水而不濡雖結纓而何懼其畢志同余欲訪求其軼事而世人罕有言之者悲周哀郢之作不可得而聞矣今年呂公之子兆琳縣淮右致書以公隧道之碑爲請嗚呼呂公之歿也太常大書其官博士詳諡

其行雖陳鄭皆災敎雜交闘而丹青彝鼎猶側出於横流劫火之中今已二十餘年吾黨徵杜下以遺編訪萇弘之靑血欲以弔北邙而備南史不亦傷乎此吾所以撫公家乘歎窮而繼之以泣也呂氏宋文穆公之後河南之新安人祖諱鄉父諱孔學皆以公貴祖妣牛氏守節而孔學稱仁孝詔書兩旌其門孟淑人夢月入懷生公公諱維祺字介孺別號豫石萬歷癸丑進士位至南京兵部尚書居雒陽抗節死寇難事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再贈太傅諡忠節其所歷官初除山東兗州推官舉最入吏部更主事者四司爲員外於考功於文選而驗封遷郎中熹宗朝以前乞省換補考功郎逆璫矯旨弗用思陵更化起家尚寶司卿改太常寺以少卿管四譯館尋陟爲正卿南京戸部侍郎領糧儲超拜兵部尚書中糾拾以免公死難在國史其餘服官立政講學著書他事多可紀而最著者有三曰持大議裕大命立大經光廟上賓請見嗣君於慈慶宮門中貴導駕幸小南城抗言梓宮在殯大寶未登不宜動屬車輕萬乘正色當階伏出中止再疏調護起居戒近習不宜干政請還侍移宮按問諸醫侍疾無狀持大議也南司農旣多逋賦兼北部之所咨借不貲以出入本折多寡鈞考不及

額者百二十萬有奇即舉郡邑負課算之以當經費尚虧十有九萬京軍匈匈索餉憂在根本公迺疏十事二十四弊以聞於朝其不得已者請以上命填補次與其屬講求區畫定期會之令以趣辦除導行之費以勸徵有司累息奸吏欲手又以罰府乃國息之本爲之禁放鑄消雜而專行法錢權其子母以贍用行之三年粟積如坻貨流如泉裕大命也馮恭定之於關西鄒忠介之於江右曹自梁之於晉中同時講學公則以門推爲行居近先儒即鄭氏之禮堂寫曾子之家策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十餘卷表獻諸朝請以之進經筵端豫教頒諸學宮爲永法芝生於庭十有八莖如顏本篇目之數建芝泉書院用彰厥瑞立大經也斯三者皆公經世然畧爲學本原視夷險爲同歸通死生於一致故能處患難蹈白刃而無所悔也嗚呼若我公者豈偶然哉公之爲南司馬辦賊也上宅江淮中顧宛雒家國綷有成算既免歸寇禍大作新安城庳土惡災頻游骨弱民彊負無歸公乃調穀以賑凶飢捐金而就板築父仁孝公實贊成之曰天下方亂吾父子幸有餘祿可賙鄉里庸足多吝當事者主撫議見河汝蕭條請斥空城以綏徠新附公則謂腹心要害勢難養虎移書力爭事乃中寢

十寇王之典榮黠反覆公不動聲色徵而戮之餘黨莫敢動者戊寅秋李自成敗於潼關已而復振蹂宜陽躪永甯熊耳以西屠屯壁以十數雒陽震恐福邸在城中積金錢穀物累鉅萬謹錄籥牡不問賊援兵之過者模構惡投之地詢曰王家擁金貲厭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寇乎公聞而憂之具以大計動王王弗省明年正月賊侵逼河南總兵王紹禹堅以其兵入城公門於北紹禹門於西副將羅岱之兵背西門而舍詭云逐賊實迎之返而合圍勢張甚守陴者無人色公疾呼家將縋下鬭殺十數人賊再用羅軍礮具來攻公鬚眉戟張坐城頭叱左右弓弩亂發賊多死紹禹之兵覩而嘻道上竊竊耳語旦暮以城下賊發王府而分之羅軍招與同叛或得其語告公且勸之去公歎曰我向固憂之今事已去矣計安出雖然雒陽重地王神祖愛子道有神靈此城必全萬一蹉跌吾奉身以死之臨難苟免豈儒者事耶越日王紹禹之兵乘夜揮刀殺守者懸布於堞賊乘之上城陷公北向慟哭于弟華衣請避賊公曰我一死以上荅所受丙副所學於義得矣去將何之天明賊大至有起於賊中者曰公非賑饑呂尚書耶我能活公可乘間去公弗動其衆擁以下過福王於道已反接公奮

其首顧王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詘於叛辱國體賊渠見公於周公廟日呂尙書曰請兵餉殺我曹今定何如耶公瞋目罵曰吾天子大臣恨無兵以磔汝狗鼠今日之事唯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復何憾哉捽之地欲屈之公叱曰吾君在北北向再拜又西向拜父母申頸就刃容色自若是日也福王亦遇害嗚呼吾觀雒陽之亡公之死於王室莬祜之際惻乎有餘痛焉神祖在宥日久天府之藏不可以摹按宮省舊吏皆云鄭貴妃緣愛子之故斥大半辦治國裝再撥莊田二萬頃鹽引數千綱收其蠲以滋封殖他王莫埒自中原用兵恩陵封樹屢詘推光廟天顯之愛不忍以褻叔父掌計老臣如呂公者身在雒陽熟知王宮積錢藏鏹小發取其中可充軍興之半號咷叫呼懼傷親親之恩猶屏人極論開曉福王亦但頷之而已捐私橐出家纍譬之捧土塞河萬分何濟老臣不惜以身率衆冀幸王聞之寤自輸以佐縣官而猶縢腐緡卒棄之寇徒得卒之手此公聞國言籍籍拊膺嚙指而歎王之失其會也孝經之三章不云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保社稷和民人是爲諸侯之孝漢文帝四子梁最親王竇太后少子居天下膏腴地珠玉寶器多

於京師以史攷之亦可謂之驕且溢矣七國作難王恐上憂太后日夜泣梁將士力戰吳楚不敢過而西王之殁也得謚曰孝今夫神祖之所以愛王且厚王者樹億萬年維城之助也天下有急王屬尊地近能爲宗室倡首盡當有聞而應者社稷安則王安兩宮在天之靈罔不安矣斯非諸侯之孝乎當自成之攻潼關所餘不過數十騎維陽之變孫於內潰彼非能內薄而攻也克東都據形勝發王中府金以號召饑民一朝響應百萬華夏困之土崩若使早從公言天下事必不至此喪亂方多吾謀不用痛宗周之板蕩感大道之銷沈公於是灑熱血以濺孤城抱殘經而覲三后講舍則芝焚可歎故宮則麥秀堪哀天實爲之公其如天何哉公攷正六書多所論著他文及奏議無慮數百卷晚年乃著存古十二篇士戒七則其說歸乎敦本訓俗下至肴核衣履之微事爲之制人或疑公宜闊達濟變而規規小節得無非其急者余則謂數十年來士大夫極滋味盛倡樂以自奉子弟儇從通侻放橫侵枉小民故與特盜賊數致姦軌相因而起公此書所以窒亂源而消害氣謂之救世可也而豈區區者乎公司李充州曉文法識利病折獄多所平反定保甲法遏妖之變賴以無恐歷銓曹

公廉不受私謁釐正選簿年稽月攷周忠介聯事郎署嘗亟稱之觸堂官
忤政府據故事以面折臺諫侃侃克舉其職修南都二十六倉五塲請玨
糧入十八萬汰冗軍補脫卒募驍敢之士飭其樓船甲仗自采石至瓜步
爲江防畫公之爲人內服儒宗外精吏職其言行本之鄒魯而間出於范
蠡之治越管子之治齊精覈廉辨自許爲有用之學不獨一經專門已也
南侍郎陛辭上目而偉之既受事得所上章皆精切於職掌一無能蔽上
以此切責前計臣而見公分憂辨職公亦謂得行其志盡力以自効於上
言者乃摭他事中公既畏惡其能人皆數廢數起公獨一跌不復退居嵩
山之陽者七年以遯世無悶爲學不欲與世之君子競其短長然自以遭
不世之知願用毀去毎生徒擁卷父老登陴之日其中有不合然者故沒
身卒以忠顯嗟乎千載而下可以知公心矣余以詞林後進識賀公公璐
弼謹厚未爲通人所許然不失爲醇儒以理學多所講貫今散佚弗傳或
昌之變楚王委國儲百萬以資賊與稚陽事相類故率運書之呂公仕宦
參錯余未及見然在南中時遊公豊芑書院諸生多稱之流寇從灘池初
渡淮泗宴然呂大司馬首以鳳陵單外爲憂勸上宿重兵爲衛人皆服其

先見叉雒陽未破苦言以借箸福邸而終不顯其謀賊去之後雒人士避亂渡江頗有言其事者余籍而記之二十年矣今呂公之子兆璜知解州而兆琳成進士於故家遺老訪購公之遺文淮安守吾友張公蹈獨賢公之壻手自讎校刻之於淮上余旣受而卒讀江村寒夜從廢簏敗紙中追理舊聞補公家傳所不載庶於國家存亡大故後人知所攷信非爲公一人已也公諭塋在新安之某原以郭夫人祔其月日譜系茲不載載其大者余以公在祀典配嘗宗作家廟諸生雅吹擊磬登歌進酒是不可以無辭乃系之以詩曰

巖巖兮孔宮漆經將出兮壞壁笙鏞我公其來兮章甫以從麥麥兮周廟鴟鴞毀室兮豸斯截道我公其死兮四國是悼猋埃風兮上征御綏嶺兮王孫謌我后兮天門執羈靮兮微臣贈處妃兮在旁撫愛子兮沾巾辭九閽兮心惻降周覽兮下國骨藉藉兮無人拚宮牆兮蓁棘噫嘻會與閉其不見兮蹇吾法夫仲繇苟髮膚之罔愧兮知父母終不我尤位厲揚之苗裔兮功不遂乎當巨庶斯文之弗墜兮吾奚負於宗周什芝蘭之萎絕兮忍化此蕭艾也眷靈泉之涓潔兮雖抱石其何悔也重曰鼓塡塡兮血輪

困巫陽下招兮陰房青北邙嶽岌兮碑出雲翔余馬兮河之滸酹椒漿兮進蘭脯刻貞珉兮誓終古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

順治十六年二月丁卯　上以故大學士王公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於其位爲之震悼而贈謚祭葬襃終之典畢備且命書其勳德於墓道之碑曰以昭朕篤念舊輔之意於永永勿忘其長子明德籍疏以謝退而屬辭業爲之辭辭業震恐曰紀事臣職也未有承制而用草莽固陋褻王章而私令甲禮之所不敢出也明德固以請曰　上命即其家伐石樹表而墓首未有刻文匪惟抑沒先人將以隕越鉅典不共是懼吾子其謂之何偉業既辭不獲命謹按故光祿大夫左副都御史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文通王公諱永吉字修之一字鐵山揚州高郵人也其先扎從自盱陵曾大父諱木大父諱煥父諱自學皆以公貴贈少保妣皆贈夫人公生而瓌異長身修髯具文武材畧由進士起家再爲縣令於大田於仁和一爲推官於饒州咸著異政從戶部郎備通州兵事有威名遂推以巡撫山東未一歲改薊門總督其時流寇已隳突河華滔天阻兵率孽窮行

所在蟻結燕齊雲朔魚爛土崩公受賑於倉卒之時投袂在敗亡之日猶
能輯甯東夏擁護嚴關障遏奔衝叫呼指拄既而有謀不用勢竟莫支變
服閒行投死無二忠著於前史事隔於興運故不得備書其初入　本朝
一見授大理卿守法律持大體以刑不上大夫請郎吏之謫罰者得以贖
論晉工侍郎用疏辭報罷再起戶侍郎上封事十條於蘆政馬草尤中肯
綮又陳投充五大害謂其上干國法下失人心忼慨切至報可施行尋擢
兵部尚書賑饑真定郎道上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未至　召入爲秘書院
大學士其在兵部也絕請謁以嚴選格飭訓令以定兵制侃侃克舉其職
且念士寇用反律而問左劉封不得與同科即收考宜下刑曹非所司所
當置獄其有無辜連染者請出之以息寃濫真定爲州縣三十有二凶災
延蔓數百餘里公以　上賑郵恩甚厚不可委屬城長吏倍道兼馳所過
人人慰勞老幼滿於車下與發成於手中得調度之宜有賑救之實又以
其間訪官吏良猾風俗利病爲書奏之　上久知公忠勤任事故有以大
用公也公居平擢擊江南漕弊京通是其根株非大釐革不足與更始會
緣兵部前事從內院出奪一官視通州倉公初不以左降有所弛易受

命立馳至潞河詢輓卒以何不前對曰爲紅船紅船者楊村淤淺轉運之船也具得其稽索侵牟狀公笑曰吾分爲三番遞運則弊不得行矣已而果然嘗夜宿通惠河傳籌發運艘危坐艤兩巨燭手漢書一册風雪繞其鬚髯達旦不寢人望之曰高郵公眞勞臣也明年 召入爲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尙書事 上時御南苑手脫所服冠以賜面命之公頓首出坐堂上進其屬問曰新舊人以名第需次者幾何人曰千人矣掾中之以年勞在册者幾何人曰倍之矣問其循序爲注補曰員缺之汰也資歷之有不相當也即如是有十年之人而不得官也問其設法爲疏通曰參罰之多也開復之不易也即如是有十年之官而不得遷也公太息起曰是安用我主爵者爲乃舉職掌所當釐正者分爲二十疏杜門請假繕寫十日而始成奏既上見者咸服其精切蓋公天性彊于吏職能斷大事處之不疑以吏部用人爲天下安危治亂之本上以協恭同事外以厭伏羣情綱紀畢張苞苴抑絕即下至流品勾稽年歷月給銓除移駁甲是乙非他人視之叢沓紛糾頭目眩瞶者無不吐決如流笑譚不倦而公亦自此漸以病矣公病而 尙方賜藥物趣 累詔不得已復出出而坐兄于科場事

責授太常少卿未幾卽進左副都御史有意復嚮用之而公竟病不起嗚呼斯可謂出身爲物以死勤事之君子已公亦奚憾矣哉其或有不量公者曰古稱得士可以後亡公之初節不可爲不用也何以不能挽橫流救末造乎是不然山東亡命蠭起如龍山滄浪淵諸賊天下之巨猾也公以一節挑三百騎未浹月而收縛散遣之殆盡亦足以見其畧矣京師倚邊腹建牙爲犄角舊制額兵十萬冇無何不能支乃抽調潰亡之後不復能軍廷議遂裁一督師一保督三巡撫二巡治六鎮帥而獨留薊督一官以任公予之以各路零星收拾之罷卒又闕其一年之餉而以當發毀渡河百萬方張之流寇撩猛虎以空拳救燎原于杯水尙謂公力獨能辦之然乎否乎撤甯前併山海以爲措梧根本之計此何等時也謀國者狐疑相杖公爭之數月猶不見從賊大同圍急而後遣之故公以單騎十日盡發關甯勁旅顚沛勤王去京師二百里而已無所及若夫公之南還也柄臣不過資其空名而未嘗假之實力然猶扼淮不可蹈海何之走單舸於颶風鯨浪之中幾至觸石橫流妻孥破沒而後東身歸命嗟乎世之不量公者固失之矣彼謂智者覩危知變轉敗爲功又豈所以知公也哉覊旅登

朝非勳非舊遽受客卿之禮驟立羣僚之上苟非盡瘁竭誠何以報恩寵責又自悼推遷興毀耻以其餘生倖富貴庶幾乘機構會殫未死之力以救濟元元是以出入數年焦形極敝此匪公之自待如此而其用心良已苦矣才大則磨斷自多名高而牴牾亦甚公於是乎術藉其資道全其用有寬厚愛人之德而議獄不厭其深詳有變通宜民之方而守官必主於繩墨其意在別嫌疑擿隱伏絕賓客棄親知取一切以自立於無過然後可以保持善類調護艱難負方圓並畫之才遲膏火自煎之勢靡事不爲繼之以死雖　當宁以馭駻驥者利其銜策擇楝梁者善其斧斤顛倒誣信妙於駕御而勞臣中壽奪我股肱宜乎　手詔爲之驚嗟而拊髀加之痛惜也偉業辱與公游每見其酒酣脫帽顧盼風生談啁譚笑而語不及私簡易威儀而望之增悚輒驚以爲莫能測識及往問公疾公自言昔年經虎口葬魚腹瀕於死者數矣　主上待我厚今犬馬氣衰便溘無緣酬答不覺涕泗橫流故今日執筆表公心事以告萬世其使王氏子孫知朝廷所以保全先臣蹈戴無極而後人之過此者得此碑於苔侵石泐之餘摩挲捫讀論公之心而參攷於紀載必有爲之彷徨而慨歎者斯於

公亦可無負也已公生卒皆以己亥葬于其鄉之跱踏山而鄒趙兩夫人以　詔祔子七人孫六人餘在誌傳中公嘗刲股肉以療親居喪稱死孝而高郵大水捍災患有功皆其大節不可不紀嗚呼觀公於此二者則其爲　君國以不有其身又可得而知也爲之銘曰

於赫三事徽音不顯允文允武王臣蹇蹇廼告圻父曰予腹心乃陟上宰左右一人錫之天閑爾亦千里篤我日車掉鞅不已維玉及瑤弄帶以朝耀首有飾翠帽豐貂雲臺是圖夏公見貌于思于思遇天一笑亥有二首辰在降婁害于股肱箕尾以游追命舊勞大書深刻史臣作歌爰紀袞職淮水方洚我公障之高城無恙我公相之卜茲墨食公其來思穹碑嶻嶭宰樹參差後千百年視此銘詩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一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二　　文集二十

神道碑銘二　墓誌銘一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永甯王諝張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御極之十年兵部右侍郎張公鼎延夙夜左右執事有恪　上憫其勤勞加恩賜金幣馳傳歸里公卿祖道於長安門外都人以爲榮又六年公以病卒於永甯之故第其子兗州太守琯吏科都給事中瓚泣而言曰維我　國家天造之初卿貳大僚不敢遽以骸骨爲請有年至致事者輙留宿衛奉朝請於京師其蒙恩　予告有之自先臣始是不可以莫之紀也又三年兗州服闋補淮安守而命偉業書公墓隧之碑謹按張氏陝西同州人始祖仲文避兵徙洛之永甯仲文以下六世諱士益綠其子中丞公貴得封中丞公諱論仕至四川巡撫都御史以元配段夫人生公公舉萬曆壬戌進士起家行人考選兵科劾兵尙書霍維華以非廷諍惠安伯張慶臻賄改敕書及宣大總督張曉巡撫張三杰失事狀所言皆施行當時推其讜直陞兵科都給事中在明季啟禎之世蘭州土司奢崇明

反連結水西中丞初按蜀繼受任滇撫克遂前功先後收復四十七城拓地二千里五峯山桃紅壩之捷戡其渠魁卬筰蕩定論功爲西南第一方中丞歸自按蜀以清卿居里負知兵名而公被擢在省垣將吏勇怯軍機進止皆其職所當執奏每在直中夜治文書參密畫旬日不敢洗沐其劾張慶臻也上怒慶臻勳舊掌京營行金主書竄易詔草文華召對亟逮長山相劉公鴻訓劉賢相其曲意慶臻有端受取事未得考實公雖糾擿慶臻無所避終不欲傳上怒致大臣辟故與御史吳玉持論並剴正而公微爲持平在廷服其知國體後於平臺數被引見敷奏詳敏上以爲能眷遇寖隆以中丞撫蜀子例不得居諫職請避歸忌者摭其里居事蜚語聞左官薄譴而中丞亦功成納節矣流寇之渡河而南也首陷澠池盧氏次及永甯永山城不脩礦盜亦動邑無員令民皆搖心中丞卽巴渝之舊部過宛雒之嚴衝誓衆登陴捐金犒士天寒露止離風雪皸瘃之患城全身瘁屬疾不起公時已從行人司副再遷爲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職事修舉駸駸且復嚮用旣奔喪成服伏闕上書曰臣父出定蠻方還扞鄉里戮力兵間致於僵仆惟主上念葛亮之渡瀘以勞定國憐子囊之城郢没不忘

君庶俾先臣死骨不朽上省章嫌其稱譽過實下所司按覈竟坐免官或以為用事者因微文修舊郄非盡出於上意也監軍道湯開遠好直諫嘗追訟公曰永甯鄉紳張論以死勤事不蒙優錄并其子錮之態耳以西塢壁以百數有不聞之解體乎閱七年李自成再起中州先破宜陽永甯而雒陽遂至不守公流離中條上形勢請於宜永之交如韓城三衛者宿重兵守要害山道阸隘可以搤其吭而弗出且曰臣為親受譴不獲復奉闕廷敢因耳目所及一陳滅賊之策永填溝壑終無所恨上亦憫之然竟弗召也嘗憤中樞失策流涕告所知曰嵩山綿亘三百里宜永當適中之地永有東西二嶠之固尤足設險賊之出入秦豫磐牙穿穴於其中始先人守永即所以守雒守雒即所以守中原當時不圖其功覆用為罪山民憤歎人無鬭志賊勢披猖末必不繇於此嗟乎吾父子功罪已矣如國事何哉當自成破永公守南城事急主僕匿於堦井賊燭以炬弗見投之以石弗傷越兩日有一嫗來汲僕謀於公緣綆先上方及幕賊擕刀者至脅加害嫗紿言吾子也遂脫脫已嫗忽不見僕傳語其儕篝火井旁號公出之歸於溪源寨五日中夜心動跨驢急行天明而跡者至報曰已去乃免公

有井異記著其事文多不載公之免也宗人多死兩子幸無恙避地河北懷縣間行歸營中丞奄歿於故山中賊騎充斥公晝伏林莽夜穿竄穴葬畢仰天慟曰孤子自此可無憾矣汴梁之急也公建議秦兵雖奉詔來救賊銳甚未可爭鋒可駐師鞏縣扼虎牢之險爲持久及孫傳庭敗於柿園歸秦掃衆復出關自謂必勝公獨貽書戒勿輕敵宜修復雒陽進戰退守出萬全之計廼吾謀適弗用而明亦已亡矣兩河並覆郡邑受僞署誅鋤大姓搜牢金帛公子弟被執彭考惴惴宗族之弗全會　本朝受命大庇生民百度維新九品式敘公用薦徵拜吏部驗封司郎中由驗封改考功管大計是時天下新定長吏丞尉車中以便宜除拜皆白版假守年勞洽行椽史輒去其籍莫得勾稽公據典章覈流品汰僞必黜貪殘必懲奏免千有餘人銓格以正甲戌分校禮闈所得士有至公輔者累資晉太僕少卿換大理尋爲正陟侍郎於工部爲左於刑部兵部爲右階通奉大夫再進秩一等禮遇視六卿蓋異數也其在大理刑部也屢決大獄亭疑奏讞依於仁恕仍抗章舉正職業申嚴律令不爲煩苛大者定僕區之法寬挾送之條盛夏請釋出繫囚禁豁民妄指莊田藉勢自匿者必正其欺謾至

今奉為絜令焉公為人曉習文法在事勤力鮮所回隱同列或語以受任日淺宜引嫌避可否公搤掔出涕曰某遭本朝傾覆生類殄盡提攜細弱歸命　聖朝出虎口攀龍鱗際風雲脫湯火若不能出身自効裨益萬分何以見陳許汝穎之士乎其居心盡節如此中丞有別墅在金門山所產篔簹篠簜埒於江陵之橘成都之桑公之謝政歸田疇廬舍次第整比於其間立家廟設義莊以尊祖收族暇則偕鎖少參諸公為阡陌之游作五老圖自為文記之有勸之復出者笑弗應二子中外並歷顯仕垂組揭節歸拜公於德里公與廉夫人慨然太息曰吾出眢井之中上見烽火接天下見積屍撐距當此時未識軀命所在詎意今日骨肉復完鳴騶夾道上先人之邱隴哉語曰知足不辱　聖主之優老臣恩不可以忘也公兄弟三人季曰世延夫婦死於兵公撫其二孤臧琿有恩紀廉夫人覗遇如所生人以為難夫人事公母段太君以孝內治肅飭先於公二年以歿公字愼之別字玉調有文集二十餘卷墓在豐原之墟以廉夫人祔子三人長琯次璿也季琡殤女三人孫男一珽之孫女一餘詳在墓誌偉業聞活千人者必有封中丞之討薊州與水西也不多殺戮以侈首功不附宦寺以

趣賞犛髳人棘部可撫者撫之巴童竇女無歸者歸之其仁恩結於蜀人猶宋之有張益州焉黃巾禍亂食祿之家多見屠滅張氏子孫獨完受其福嗚呼上下三十餘年觀公父子之際亦可以知天道矣初偉業之識淮安君於浙也因吾友張黃門敉庵以定交繼在京師得交吏垣君距今十有餘年矣淮安友道敦篤契分特深熟聞公家世行歷言之庶足攷信茲以揭德樹阡爲屬容敢用不文辭謹掇拾大者著之如右而系之以詩曰

金門之竹有琅有玕上捎白雲下拂青鸞于焉宴衎于焉考槃河水漣漪二峭巑岏　篤生中丞功著西土紹啟我公主闕是補謇諤在廷不茹不吐亂之始生截禦其侮　皤皤黃髮有勞實多覆曰僭慝讒口則那心之憂矣涕泣滂沱人亦有言我罪伊何　洛之竭矣乃穿我墉井之洌矣乃逃我躬誰其擠之我是用急誰其拯之使我心惻　亂其有定天降厥祜
王師徂征生民乃救　帝思耆德召置左右豈不懷歸竭歷恐後　乃亞司空乃貳司馬　帝曰汝勞錫之休假綿綺千純黃金百冶公拜稽首歸永之野　飲此旨酒瞻望北邙哀我人斯何辜流亡愁余一老歸焉永臧蒼蒼者天矢諸弗忘　伐彼篔簹爰作笙箾嘒嘒管聲薦我蘋藻凡爾

子孫不遐有部神之聽之工祝致告　維厥祖是承維先公是行鼐鼎及彝刻茲令名如嵩與少不蹇不崩後千百年家以永存

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秦公神道碑銘

惟無錫秦氏遠有世序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公十八世爲明少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公謚端敏端敏之仲子姚安守諱汴汴生邑文學諱楷楷生湯溪令諱延默湯溪以吳孺人生府君諱重采字幼儀用子貴初封編修再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元配華恭人生三子吾友補念槃乙未禮闈第一臚傳賜及第歷今官府君之冢嗣也邇　國家天造之初遭風雲致公輔者多在大河以北我東南之人由制科進者先後裒然爲舉首然及其親之存者不過一二人而已當補念之首南宮薦也族子對巖太史名在其亞人咸謂世德所致且日此兩人皆有親是時　天子幸南苑親近儒臣數召問其父母幾何歲兄若弟幾何人補念進見　便殿　賜衣侍宴　上慰勞之者尤渥府君從其家貽書教誡補念出以示其同官余從班行中具聞之又五年　上擇侍從諸臣之才者試之以民事補念乃遷爲監司爲臬長於浙西江右府君一再就養於邸中兩地士民聞其

緒言退而攷其長之行事皆謂曰信府君没𣄃所以昭德焯聞者有狀有誄有幽堂之銘補念偕其弟屬偉業書其墓碑余既辭不獲命則請書其孝友敦睦者曰君少孤說髦就位擗踊如成人母病籲天減已算以代母喪在殯火作搏顙號呼融風爲之反伯兄有倍年之長旦晡問起居細大必諮請待報兄中歲多故諍訟則相救繇役則相助誅求則黽勉中分之疾病手自扶持口嘗藥以進居兄喪哀毁過禮上自世父下逮諸子旁及於姑姊甥舅其事長也肅而和慈幼也柔而正收族也信而睦一門中外貧者取給焉弱者取力焉怨者取平焉先君之師資執友平生之同學故人德施罔弗報也忠難罔不恤也宗人之占籍宅邑者逋賦株累不忍别白以移之禍也書其莊敬樂易者曰衣再浣食二簋而祭祀宴享必潔必豐飭慊從絕干謁而公正是非不阿不撓稱心直言忘形徒步無崖岸無齟齬無鉤距無町畦早罷其公車義好爲小詞間出於博奕漫戲晚年善病舁小輿以節勞觀引滿以當醉油油然落落然也最君生平其閭門投轄留賓泥飲似陳孟公老疾俱至興懷名山似宗少文預終制營生擴歌呼其旁飾巾待盡似趙邠卿司空表聖雖然府君之可書者盡於此乎余

於秦氏同官也得備徵所聞可書其細不書其大耶補念之在侍從也君以一儒者扼腕時事見奏對務依於深刻歎曰堯舜在上奈何稱說申韓補念之位執憲也前後多所平反用仁愛寬恕以爲治有勸之立威嚴者君慨然曰吾父令湯溪湇前宰帑金之獄全活者衆家門食報未必不繇於此吾子幸備官可誅殺立威名乎潯陽將以事方郎訊閣君至操百鑑逆諸塗君正色叱之曰若直安所事行金幽則安可以私故廢大法若此者君之居心持己補念之從政服官徵諸家乘有裨國故所以教忠而養志者胥於是乎在何可弗書書其卒生癸卯歿戊申僅過乎中壽也壽其葬去赴告之六閱月其地侍郎灣也以華恭人從恭人蚤亡由安人以再受贈命其賢有德也具家傳故不書不勝書也書其子長江西按察使鉽即補念也寅仲也錤季也皆諸生孫八人曾孫三人孫以下何不名誌詳故碑可得而畧也然則碑之所宜詳者尤在補念之孝乎孝經之言曰揚名安親名揚矣親不安不可謂之孝也往者翰林官俸入不足資所給輒寛其休假湯沐以便於定省今令甲獨否故有擢上第備近臣爲親者緣供億之闕憂其子爲子者爲門戶之艱念其親以地之遠而賦之慈惟江

南爲特甚古制寬大臣有請外未之館閣雖直學士以上猶乞一郡以養
父母　世祖之內外並任者實倣舊典責吏治兼體臣子以優其私竊聞
補念之迎養也將車都亭扶攜垂白長老聚觀郡邑畢至余在同官中爲
悵焉太息曰吾輩之事其親有一日之寵如秦君者乎故今日刻君之碑
書吾友之孝而原本於　君恩噫嘻此亦禮經意也爲之銘曰
奕奕淮海大放厥詞好是正直坎壈於時桓桓端敏大顯丕績耆定四方
載諸典冊維君也文不有其名維君也才不有其勳左絃右壺笑傲白雲
永懷二人孝思無忝因心則愛篤我天顯動莫若敬居莫若儉講信脩睦
守道樂善　帝曰體哉錫以圭璧薦之明堂籍用瑤席乃登法從乃作牧
伯祿養鼎鍾休假浣滌趨庭義訓曰圖報國昔人所重惟兵與刑尙書丞
鉞撻伐蠻荊好生不殺著有令聞令君之子執憲以正仁恕廉平全彼民
命弗替引之長保餘慶有隮者山有匯者泉春申谿澗泰伯土田新阡翼
吉卜云萬年爰作斯廟升歌鼓瑟我牛我羊薦饗來格茲彼銘詩刻之樂
石貽爾子孫昭示無極

僉憲梁公西韓先生墓誌銘

偉業奉先大夫之喪在殯貟定少宰梁公諱清遠排纘其尊人僉憲西韓先生行事來告曰月日公薨月日公葬納竁之石未有刻文以累子偉業爲之噭然號曰西韓吾友也聞朋友之喪禮宜爲位哭今憚憚苴經之中弗獲以其服哭之又大功廢誦矧可銜哀執筆頋知文字之役乎敢稽顙辭踰月方伯佟公再以少宰之意來速銘則又粲獻流涕曰孤子交於梁氏父子者二十年先大夫所具聞也梁氏方貴盛知交故吏滿天下少宰不以假名公卿手顧重趼三十里固以屬余其謂篤老故人知公之生平爲悉也敢終用服爲解乎乃反袂拭面删取其辭而銘焉按狀公諱維樞字愼可别號西韓生眞定人其先徙自蔚州七世至太宰貞敏公始大貞敏第四子封中書澹明公諱志以元配吳夫人生公公生而瓌異貞敏奇愛之旣長負志節讀書不屑俗儒章句澹明公俾就家塾塾師避席謝非所能誨且曰是其文殊類夢白夢白者高邑趙忠毅公隆萬中所推貟定兩太宰也時以小選家居講道指授生徒公執經往侍遂爲入室弟子每著書必命校讐丹黃接席得所詠韓河諸什撫卷歎曰風雅不墜復見之梁生矣其愛重如此學成至京師及應城楊忠烈之門楊一見嗟異曰高

邑誠知人乙卯京闈旣雋諷誦自如罕接賀者趙公聞而嘉之曰此吾所以取愼可也天啟初趙公枋用公以貞敏褒終之典未備上書闕下因趙公以徧贄賓客表章先烈討求國是懇綸下而公之聲名爛焉逆奄起詔獄目趙楊爲黨魁首被禍趙自首會逮公傾身賸護唯謹趙公得減死出語人曰若愼可者斯可謂之義故矣楊鋃鐺膠致道出恒州公策蹇往迓大言檻車之旁曰公此行足以垂名竹帛死者公之本志豈足畏哉楊舉手曰知子此來不徒師資之情昔人有言九死不悔此吾心也於時邏卒猜立人皆以耳目非是盍不爲門戶計公不顧累下春官第臺使者疏其才京朝官以詔書保舉久之用吏部銓考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公大臣子孫生長畿輔朝章國故耳濡目染機密之地演綸晝敕胥倚辦於公上命草詔諭督師漏下二十刻中使闖殿門以待傳呼迫趣援毫立就宫省爲之嗟伏應詔陳便宜多所指切進循良城守二書願頒諸選人爲挈令章下所司踰年晉尚寶司丞副掌典籍事先是典籍一官非復祖宗舊制官貲由他途雜進久者子弟枝附盤互於其中當國者與外廷忤疑爲屬動坐以漏泄省中語言之上杖殺之而改用公等一二正流擢自乙科特

重其選公屏交游避名勢雖爲當途引用公務外弗肯與通廻同事者班在公右沾沾喜自詡相君之私人交關請謁向時得罪者覩寘側目思報蜚語上聞中外皆知公藁蓄不相緣染而論者以官聯接跡濶語及之詿既白猶用其文罷公士論怫鬱未浹月起家擢任工部主事從尚書吳橋范文貞公請也范公憂神京孤注增樓櫓宅戎器公襄其勞無何廟社淪胥嬰城被執誓以必死　皇清定鼎創舊官錄用奔瀆明公喪歸而孝養吳夫人者八年用疏薦復出補營繕郎管理三山掌灰物之徵令以共邦用匠人之取厲碫冶氏之給薪蒸轉移執事之車牛僦費公壹其數量課以員程丞徒稱平乾清宮告成得文綺名馬之賜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整飭武德兵備武德多鳴髹暴客豪大姓爲之窟穴莫能擒治公簡練營兵畧其驍雄爲右職責以討捕收府姦者置之法縛巨猾送都市戮之境內以清視事一年絕苞苴恤徭役督河漕之卒而牽輓時申遁逃之條而株送免惠政流聞會入賀遂乞養後五年而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四學者私諡爲文孝先生稱本志序篤行也公於書酷嗜歐陽率更得其楷法　世祖皇帝知其能命書數紙以進　天語褒嘉傳爲盛事所著玉劍尊聞及

性譜日牋內閣小識羣玉直齋等集數百卷公之在典籍嘗請下獻書之令以備典章缺失事不克就至今金銷石泐之餘考鈎纂之始終辨政本之功罪非公紀錄孰可援據哉公生於丁亥八月之二十九日卒於壬寅年十月之六日元配王氏繼王氏再繼杜氏少宰貴於典得加恩二母元配王贈恭人而杜貤封亦如之有六子長少宰也次清泰諸生次清傳武進士候補鑾儀衛次清倚清芳清烈與兄清泰皆早卒孫男七人允樸胄監允桓允栴皆諸生允榛允梧皆清遠出允杰諸生允構皆清傳出孫女五人曾孫男五人頤光卿光憲光蔭光詰光皆允樸出曾孫女三人少宰以某月日葬公於眞定某鄉之某原禮也余與公定交於先朝比去京師十五年宿素已盡唯公迎閤握手高譚盡日余疲薾不任趨拜而公善飲啖據鞍羅馬能勤於其官當是時公之諸子鳴騶夾道人或受公勸其少自暇逸輒笑弗應間爲余言年少時射麋擊兔於茂山之下韓河之濱極望平蕪登高長嘯慕袁孫鄭莊之爲人又先業在雕橋莊有古柏四十圍趙忠毅嘗過而憩焉歲月不居身名晼晩每摩挲其下彷徨歎息不能去余因察公志氣魁岸沉塞類古勞人節士之風年雖遲暮宿心未摧每思

出其所長自効於當世非苟以家門貴盛徼散自全者也彼愛公者烏足以知公心哉余投老荒江六年衰病坎壈倍於疇昔公家英嗣皆以公故辱知余余得棲遲閭里苟覩先人之飯含者夫猶公賜也嗚呼其可無銘

銘曰

漢有平原闕忤宦豎急難相勉不憂不懼偉哉裴生爲前孝廉徒步往送猪滙之間偘偘梁公娓美前烈執義名賢古人之節嬰也存趙融乎訟楊同罪信史北州之良伯鸞五噫叔敬七序作爲文章掌帝之制益耳有後河西以封一門萬石四世五公烈士暮年壯心伏櫪毋以老耄敢自暇佚恒山奕奕滹沱洋洋敦邸宰木赤壤黃腸我銘幽宮以報死友陵遷谷移斯言不朽

左諭德濟甯楊公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濟甯楊公以避地卒於毘陵東南二十里戚墅堰之方埊村其孤適曆奉其喪歸葬以狀來言曰先君之歿也遺命就葬江南而請子一言以銘其藏今諸孤奉母北還將卜諸先大衆之兆而不得子一言是再違先君意也余受而哭之曰余何忍銘

吾友哉按狀公諱士聰字朝徹別號鳧岫中辛未進士選庶吉士癸酉授翰林院檢討甲戌奉命册封趙王王以疾請無拜公正色裁之卒如禮丁丑會試同考得春秋士二十三人明年皇太子出閣講學充校書官以職事科中書黃應恩失當事意尋以經筵講官召對面論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尙書田唯嘉及其鄉人太僕卿史䉾所爲諸不法上用其語唯嘉黜免䉾逮問未幾田史之黨復振公病請回籍辛巳史䉾死獄中詔籍其家應恩前已他事論死乃思公言爲可用壬午召見擢右春坊中允副考北闈得士百七十有一人癸未題補日講陞左諭德管誥敕修大明會典甲申得旨宣慰襄藩賫手敕諭左鎭入援會通州相出治軍請以公收山東義勇未及行寇陷京師公投愛女於井趣孔夫人與妾陽氏祝氏縊已則仰藥自殺爲防守者覺水灌之大吐復活孔懸絕甦二妾與女死焉得間棄家南奔督輔請爲監軍護諸鎭帥不果過江避兵武塘旣而轉徙於丹陽金沙終歸毘陵鬱鬱不得志以死初余同館兄弟二十四人而豫章楊機部山右王二彌公與余四人者立朝相終始機部最伉直余與二彌好持論公謹質疑重多大節其以職事科黃應恩也應恩者小人歷事入閣通

中外舊制詞臣於殿閣大學士爲同官而中書特從吏部積資至九卿不
得鈞禮淄川相以外臣入廢掌故而應恩拔中官重示籠絡又助爲調旨
以此得相張心益驕無舊節公與語不合立具奏又移書淄川責數之而
僉人盡目攝公矣田唯嘉者以吏侍郎取中旨進於相張爲師生而史𡎺
特虎而鷙父喪家居頤指諸大吏爲威福天下莫敢言公於便殿白發其
端退而上書條疏贓釁章十數上當是時先皇帝欲公盡言故下嚴旨褒
詰辨苟一語參驗失實且收坐而公所彈奏又皆閣部大臣方任用領事
其黨以聲勢權利相倚行金錢數十萬金吾大璫爲耳目日夜思有以中
公而公以一書生孤特寡助結怨要近危禍難測朝士自一二人外莫敢
過其門大會廷中無有立而與之言者遁益慷慨發舒盡列其詆欺狀以
進終使邪黨莫得楮梧顛倒錯愕咋舌喪氣自賓而後止此固公質直忠
孝上感主知而先皇帝之明不可及也已公之奔走漂泊憤懣發病病革
而大呼先帝召對者三凡以感舊恩而必報之死也嗟乎當先帝親儒重
學而同官三四人奉詔輔導太子其遭遇之隆可不謂盛歟逮乎天地裂
交游盡二三彌前以病亡機部嬰城不屈而死唯公與余得相見於流離之

中而復殁於窮村弢櫬未還妻子不立屈指二十四人零落亦無幾矣嗚呼可不歎哉公始祖諱林元季自北地遷濟林生惠惠生景高景高生鶯鶯生贈中大夫震震生贈中大夫思仁皆以大叅崑源公洵貴贈如其官崑源公卽公父也崑源公初娶周淑人蚤卒繼娶聶淑人生公公以甲子舉於鄉丁卯而大叅公殁聶淑人亦亡不及見公成進士公毎言及未嘗不涕泣也公初娶贈孺人黄氏繼娶封孺人孔氏實聖裔妾陽氏宛平人祝氏江都人以殉難故其葬也必以祔禮也男五人長通濬諸生黄出次通俊通巡俱諸生次通儆孔出次通佺妾經氏出女一孫一璜通濬出孫女四人公詩文雅練章奏尤警覈所著靜遠堂藁玉堂薈記戊寅紀事甲申核眞畧凡數千卷生於丁酉七月十四日卒於戊子七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二其卒也通佺甫二歲公命育之江南且指以托通濬曰青山埋骨何必故土待此子成立以守吾墓今盡室北歸通濬必能奉經氏母撫幼弟以無忘父命嗚呼公雖卽安先隴而臨殁遺言請以刻諸墓石以明公避地之志也爲之銘曰

直矣而不罹其禍忠矣而不遂其名其必死而不死也君父之德其不死

而必死也臣子之心豈其道之將行而命之不辰唯夫不有其家不有其
身以全吾貞用昭示乎後人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二終

墓誌銘二

鴻臚寺序班封兵部武庫司主事丹陽荆公墓誌銘

丹陽之北七十里爲黃塘村有荆氏祠堂子孫累千人喪葬祭享必合其族於祠下有以鴻臚寺序班封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主事葬金壇之麥穗街者爲立初公族人所推爲祠正者也公諱文嵩字肅之立初其別號卒之歲得年八十有五其以兵部主事封公者曰吾友實孚諱廷實崇禎癸未進士其先漢荆王賈也以國爲姓元末祥十公徙居珥塘村始爲丹陽人累傳而水南居士諱軫以次子考功郎光裕貴封如其官丹陽之荆始大福建漳州府幕省吾公諱光祚水南長子於考功爲兄則公父也公繇諸生入太學授官鴻臚輒去職家居以孝悌聞先人貲產推其上腴以與仲叔二弟仲蚤亡子幼公成就之訖於舉進士而實君先是辛酉捷省闈以經義知名當是時金沙婁東負天下望實君最蚤達爲共冠者所推重海內之士贏糧徒步以趨金沙門巷常滿其爲實君所容接者見公無

不拜公顧勿色喜曰吾家自水南公以來皆用退素爲業爾以經生驟致虛譽若此可不戒哉已而實君棲遲累上顧視同輩及後學者皆食祿得顯官親老矣公廼慰之曰若以名德重天下於我足矣豈藉一第娛老人耶其雅趣如此公爲人彊力任事韜謹篤誠性方嚴寡言笑不妄交與好面折人之過其中寬然長者也輕財好施見孤嫠窮餓者傾囊槖毀質劑無幾德色其爲祠正也每春秋時享庀俎豆省牲牽具薪蒸眂滌濯率羣從子姓執籩禠獻不以年至爲讓不以寒暑爲解祀畢手料簡酒肉序列長幼飲三行顧視同坐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數犯法不可以無教令乃書二簿明徵其善否召不率教者前責之曰某年月日以某事應謫罰雖甚頑梗若撻於市無所容退而相戒莫敢犯恐使我公知也一郡之人咸稱其宗法公以己丑三月十八日卒卽以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偕王宜人合葬宜人王恭簡公之孫涉縣令栗菴公之女有家教年七十有五戊寅七月之三日卒生四子長廷獻仲廷聘兵部主事實君爲叔子而廷璧其季也女一諸孫十人丙戌舉人名子周者廷璧出於是實君以其狀來乞銘婁東吳偉業曰宗法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自大夫不立家廟世族弗設

宗老而長幼無所習賢不肖無所勸兵興以來譜牒散失數傳之後將覩其祖父不知誰何之人此可爲歎息者也余與賓君交二十年其間友朋摧折殆盡或親從凋落或家門陷破獨於荆氏名高而德達其禍仕晚而祿捷其親處於邑危民亂搶攘流離之中而能使門戶宴然名位還顯守先人之祠以教養子孫其祖宗之積厚使然歟抑宗法之善足以致之歟君子謂玄初公之處己也惠而勤其教人也肅而寛其事先也敬而有禮是不可無銘爲之辭曰

公生己丑世宗代日月七紀天地壞先朝遺老古遺愛宜人辰當甲子再又十有五歲不待四子十孫福大來叶俊偉修傳蓮遠邁褒皋及周後末艾龜食其吉筮無害後五千年銘石在

嘉議大夫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

按察司使江公病且革執余手流涕曰吾死不可不速葬吾墓有壙室將於此終焉所以窆穸之易也言已哽咽哭哭已復諄誘如前余爲失聲長慟其明日公果輿疾載榫而行越十有一日卒先是公葬其原配張宜人遂自草生壙誌畧於是其子德祖孫紹賢以庚寅六月十五日葬公八里

橋之新阡殖即公誌畧來乞銘余泣曰公未死而欲見余文旣病而托余以死也其何忍辭爲序而銘焉序曰江氏家世無爲軍始祖聚從高皇帝起兵以功授昭信校尉世襲浙江衢所百戶聚子亮陞千戶改太倉衛進指揮僉事亮生懷遠將軍宣宣生指揮同知英英生二子長都襲世爵次山則公王大父也山生復亭公天然始用文學顯復亭子五人長御史亨泉公有源而見泉公有功爲第三子見泉子亦五人仲卽公也見泉以孝廉通判寶慶府陞雲南彌勒州知州謝病歸公始以乙卯舉春秋第五人壬戌成進士選授刑部主事陞員外改調兵部車駕司進郎中以忤瑺劊奪先皇帝卽位起原官擢肅州副使丁外艱服除補廣東嶺西道加參政再遷江西按察司使因署驛傳事以微文被讁歸公之族出及閤官次第得於自敘者如此公成進士叔弟翀寰公昌世甲子舉於鄉見泉公年八十公兄弟五人日擊鮮奏酒諸孫袴韝鞠跽上壽里人榮之其任嶺南也翀寰謁選亦得肅州一官公兄弟老矣相愛也仕宦得相依里人又以爲榮此公之孝弟也其忤瑺劊奪也族弟羅世者游長安與里人某某作歌詩刺瑺事發駢斬羅世獨亡命得脫邏者大索踪跡且及公禍不測公正

色無恐卒以免先皇帝初詔用推折諸臣起家輒致津要公僅循舊牒需
次一截乃得備兵肅州肅州爲西涼絕域人馬踰隴者道上絕水草且十
日公以清郎召用棄擲萬里外於人情不能無少望公處之晏如在嶺南
日沿海賈舶闌入貨物爲奸利長吏坐而操其息以爲常公所轄非汎口
以颶作漂大艦數百稅之可得十餘萬緡公禁止勿上岸曰庸知非洋寇
耶此公之居身服官也公與給諫荆巖許公爲同年相得歡甚里中人所
稱江許者也從江右歸給諫已前歿矣余兄魯岡初爲孝廉公常奉詔以
三品官得舉所知蹤其名入薦後魯岡成進士稱廉能世以公爲知人始
余年七歲讀書公家塾識公公即是年領鄉薦後三十年家居公折輩行
與余及魯岡游當是時同里中如余兄弟最稱蹇落矣公於他雖甚薰赫
未嘗少降意此公之居鄉與交友也公五十外便絕房室間好蒱博諸戲
里居十餘年起第舍斥園圃窮日并夜唯恐弗及每一屋成張樂置酒無
何窗檑欄楯移就別築浸尋撤瓦椽從之矣公於子弟不欲有所付託槖
中裝多爲僮奴竊去晚歲常苦貧顧搜牢廢籞經營如故人或勸止之笑
勿應夫人生謀百年菟裘常爲算久遠避凶忌公自以旦暮入地手自料

簡下里諸物可謂達生知命矣生平嗜好聊用遣放嗟乎其有不自得於
中者耶公諱用世字仲行別號鼎覆生於萬曆癸酉九月二十六日卒於
順治庚寅六月初四日年七十有八原配張宜人生於萬曆丙子二月二
十日卒於崇禎乙亥四月三十日年六十子二長德禎蚤歿次德祉國子
生孫男四紹賢府庠生德禎出紹祖紹貴紹顯俱德祉出初公以己丑八
月先葬張宜人側室李氏祔焉及公之葬也去歿之日僅及旬耳公羊傳
曰不及時而日渴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
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禮大夫三月
而葬同位至公其當時者歟不及時者歟余見六七年來士大夫不告喪
不會葬兵革殺禮危不得葬者有之矣其子孫或以卜兆請具喪三年矣
葬矣乎未可知也夫過時而不日則固已葬矣春秋猶謂之不能葬況過
時而不葬者耶公之預作終制氣絕便斂斂訖便葬子孫遵而行之哭泣
盡哀送車數十乘渴葬而得其正可不謂之禮歟吾故謹而目之也銘曰

吁嗟江公居此室筮言協謀龜食墨俟五千年視銘石

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端陽孫公暨鄒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所知先達如毘陵尙書孫文介公以理學爲名臣偉業初以後進禮請
見會公病薨不果恨當吾世失之庶幾得公之子弟及門與聞公之道者
傳其緒言餘論則猶之乎見公也乃今操筆而銘我端陽先生端陽文介
弟之子今檢討友月館丈之父也孫氏家世臨濠明初有都督同知繼達
者以賜第常州遂爲其郡人稱始祖五傳而爲山西行太僕卿鑾與從叔
益同舉正德辛巳進士太僕生洲洲生臬再世贈禮部尙書臬生文介諱
愼行爲乙未進士第三人以禮尙書事光熹兩朝爭李可灼紅丸案引春
秋斷獄懼璫禍幾不免端皇帝召至京將用以相遇疾薨其事具國史有
弟曰北愚公諱愼思由明經授藍山令生三子端陽先生其季也初藍山
教授里中與鄒擴菴孝廉爲執友孝廉之子憲副澗寬公少從藍山受經
旣貴而兩家通婚姻當萬曆之季毘陵世家推孫氏鄒氏憲副用文章政
術顯而端陽實爲之壻以此游叔父外父間修學行號知名孫氏自太僕
以淸白起家子孫産復中落文介篤友愛其刻廉類貧諸生端陽雖宦家
子鄒孺人于歸乃至不能謀一椽就文介別業以居攻苦食淡恥以干謁
進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家貧乏絕間出未歸鄒孺人不肯從親戚假

貧炊煙中斷者久之先生還喜而歎曰眞吾婦也文介家居講學先生蚤有聞於止躬愼獨之訓其所辨曰義利所重曰盡倫文介以盡倫爲止至善嘗著困思抄一書其首章曰文王以仁孝敬慈信爲能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倫盡則道盡斯以謂之實學先生服膺弗敢忘晩年郡太守會諸生論經義於傳是書院先生拱而言曰學以明倫爲本不則從事口耳與高談性命非俗學卽僞學也坐者皆爲聳聽嗚呼文介之爭紅丸也深有感於兩宮慈孝無間而在朝窺苑枯分水火以致不能調護起居可謂不敬故援經義以垂戒人臣其說本乎正心誠意要諸盡倫而止豈有一毫是非輕重於其間哉先生於三十年之後重爲舉揚大指頁以見先臣居官立朝爲君父持論者在此其平日修身力行爲子弟講說者亦在此然後文介一念篤誠不與黨論異同者始明白於天下後之讀三案者知國是不知有家學非先生之言莫得而徵也可弗識歟先生少失父事蔣孺人以孝聞自傷孤露非科第不足娛侍寡母乃益鏃礪於所業五子俾各通一經講論逾夜分乃罷數奇不得志於有司及子貴後猶兩應省闈試治經生言不少衰既　覃恩受貤封益小心謹愼取文介公之學躬行實

踐之於義利之辨守之甚嚴一意絕交游造請臺使者行式廬禮謝弗見撫伯兄兩孫如己出教養之俾皆有成就族人之婚喪不能舉者傾囊槖以行賙救或其人有非義干犯者弗與校也性和易莊敬夙興夜寐終其身不見有惰容修大僕公遺宅以仰崇堂搆於舍後闢一圃顏其室曰甯遠取語錄大義題諸牆壁曰吾以觀心養性焉善奕棊然亦非所好惟酷嗜行楷書能得文介筆法嘗少抄陰符道德經指其中曰此與中庸之論未發者合有異泉灢湧於圃中作亭其上題曰丹泉自爲文記之笑曰人以我爲好道徼不知此吾儒仁知動靜所發端也其篤志醇正始終不貳若此鄒孺人知詩書嫻內訓婉嫕能得其姑心蔣孺人臨革惓惓於賢且孝躬操作佐烝嘗儉素撙節之操雖貴弗改其遇親舊也以恩其教子女及諸婦也以禮其戒飭僕從也以法凡助先生成德者功居多中年憂勞子女頗善病晚境漸康適矣然每聞衣月辨嚴入都也疾復作其歸也亘已以此衣月不樂居京師同輩及門下士多至顯官而衣月久之不調凡皆以親故也先生諱紒字季楨端陽其別號卒於丁未正月十三日距其生庚子也年六十有九端陽者著所生日也孺人同年生先一年卒子五

長自式丁亥進士以其官封先生爲徵仕郎翰林院檢討而母孺人暨妻潘氏并受封則衣月也潘歿繼室以高氏次自康其受婚毋氏之女兄也自晟娶於瞿自晟娶於陳自箴娶於吳仲叔以貢需次選而二季諸生女七所適多名族諸子各有子自冢適諸生賢以下共十有六其可名者四日賢曰繩曰振曰謀餘未名也孫女十有三其行者二餘許字未行也曾孫男一殤衣月將以庚戌正月之九日舉襄事於龍蕩之新阡而因吾友鄒許士來請銘許士憲副之孫孺人則其姑也故請之尤力余論次孫氏因以追維疇昔當文介公之被召也余奉謁於彰儀門之邸舍既辭以疾其沒也則從而哭之越十六年再至京師則知同官中有衣月爲文介子孫一見相勞苦衣月時請外不許又請急余知其爲親故耳語之曰余實有老親乃不得已於此君固宜其官者也且兩尊人歲方壯即不得請庸何憂衣月喟然曰先文介以彝倫之道教吾父吾父以之教諸子自式之忝此官也戒以書曰若惟弗墜忠孝以從祖及外王父爲之師吾父之所期自式者固不在乎一官也今吾母善病而不去吾豈能以官易吾親哉余曰善爲流涕而起嗟乎日月云邁霜露不居吾兩人之蒙　恩歸里者

先後十有餘年而罔極之痛亦同致恨於終天矣徵訂士之言余淚且潸然承睞而銘又烏可以已乎乃删取其狀而繫之以詞曰

宋有胡公文定儒宗猶子與子籍溪五峰我思先正毘陵忠孝有姪傳家克己守道厥維初生夢彼赤雲再世而昌協於祥徵有洑者泉取之以祭貽爾子孫源遠弗替尚書阡左太僕塋東一邱歸然馬鬣新封我刻茲銘其辭昭灼庶幾後生紹修家學

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泰掖徐公暨李恭人合葬墓誌銘

故太僕寺少卿徐公諱憲卿字九亮別號泰掖婁之沙溪里人也曾祖諱文炯祖諱經父爲敬思公諱可久嗣父爲少恒公諱可大同累贈中憲大夫如公官敬思生三子長諱榮次卽公也公少受書於伯兄榮經義文旨皆出指授其訓公也如子公事之也如父榮材高有聲諸生間已困躓不遇而公宦達爲名卿經紀其兄家有無必共視其子如己出故里中稱孝謹者推徐氏公以己酉舉於鄉癸丑成進士丁嗣父憂丙辰起家授行人司行人冊封秦益二藩奉光廟登極詔往山右凡三使皆稱職庚申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掌計典尋管京營軍務丁卯添註南京光祿寺少卿三

載考績始遷南京太僕寺少卿駐滁州視江南北馬政又五年致仕歸久之以病卒年八十有二公爲人醕正忠厚推少文所居官好推薦天下賢者其持論能依名節仕宦二十年常居不競之地同列皆尊用過之在人情不無少望公處之泊如也以是履險而不嬰其難處錞而不居其名富厚寵榮而傳述於士君子之口以吾耳目所見如公者蓋未一二數焉其以工給事在南也逆璫初用事而三案議起公疏論紅丸以李可灼侍疾不謹無論其叵測有不軌心方士冀幸富貴擅進金石藥嘗試至尊按祖宗朝法論死無赦再奏丙批詔獄二款非所以示天下公宜還內閣下廷尉語甚切而朝議僉同一疏則直斥忠賢且罪狀客氏及所用要人是時朝右尚未敢頌言攻奄者公首先摘發遏其機牙奸黨皆側目焉主紅丸者宗伯毘陵孫公爲用事者所齮齕乃摭摭同議合三案爲成書公疏在要典中排擊且日至又爲蜚語造黨錄詭託稗官小說者家首福唐葉公高邑趙公百二十餘人公與焉其先後公上封事及名在籍中者卒檻車膠致都船之獄滿刺剄搒笞數千旁引株逮遍天下或爲恫喝怵公者曰收至矣盍一聽我爲諛疏頌德者禍且解公曰我可始直而終佞耶不爲

勤暨平公疏璫罪時特以爲當官而諍職耳其後赤車奔馳深覔黨與卽
素號婞直者惝惝無人色公長者疑怛不撓廼坐曹廊中治文書自如惟
遣妻子歸曰行矣無同禍留一童子守邸舍日飲酒襆被待急徵人以是
服公大度能愼所守也璫旣敗公廼得累遷官於滁有城守功又久不調
引告得請論者惜之以公老成遺直未嘗位交戟之內備顧問爲近臣當
白發奄奸忠憤激切其不與揚左諸公同塡牢戶者特毫髮間耳及召用
搢抑諸賢卽徒中致位兩府至貴重矣而公猶沿舊牒常調予散署一卿
復以空文佐冏政滁州大好山水用優名賢誠有餘顧視曹輩咸拜公孤
而白首仕宦不獲一入長安城又輒罷去然公亦浸病不復關世事矣公
患風痺數年治長巳甲申乙酉間疾遂甚不起嘗對子弟道上恩泣然涕
涕曰吾崗中時自分死逆奄手廼得歸骨鄉里復上先人邱隴者纖毫皆
先帝力也行年八十旦暮入地顧不先驅螻蟻重見此等事哉噫亦可哀
矣公配李恭人事姑以孝御下以仁公廢居轉物累積纖微恭人佐之所
贏得過當而教諸子葸謹無與比損車騎減服飾謝遣交游馳行孝友聞
平郡國惟公生平用功名始終而世其篤行垂示子孫故遠近皆傳其家

法公有三子長二階繇明經除永福縣知縣娶於呂再娶於吳次三智增例生娶於黃恭人出次舒邑庠生娶於周側室孫氏出孫八二階出者五長景耀次昇耀次晨耀俱庠生次星耀次勗耀三智出者三長耀珽庠生次耀珂耀璡舒出者一震耀恭人以崇禎甲申五月二十五日卒後四年爲順治戊子閏四月一日而公歿公之子以某年月日奉公與恭人喪合葬於左字圩之新阡爲之銘曰

貴勿極官九卿譽勿溢稱寡人拙近道介近情非矯訐非浮沉佚以病勞以生壽不辱富不盈昭令德永永存

中憲大夫廣東兵備副使王公畹仲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其在無錫者曰馬公素修唐公玉乳錢公凝庵王公畹仲吳公永調爲五人素修負夙名晚達而唐公尤蹇頓凝庵仕宦不大進永調用足疾引休畹仲有弟曰晦季相繼成進士門第通顯畹仲皆少年在同人中最爲踔絕矣已而素修殉節唐公以病錢公以兵皆死而畹仲任南部憲副閩寇難白經余與晦季遇於吳門相向慟哭無何晦季亦死矣今秋永調以書來爲畹仲請銘曰此五人者淮吾在耳是不可無見於君之

次也余讀之不覺泣然流涕嗟乎二十年間人事變滅知交都盡觀於一邑則海內可知矣觀於王氏一門則他人可知矣嗟乎其何忍弗銘按狀公姓王氏諱孫蘭字畹仲別號雪肝其先河東人也十四世祖福從建炎南渡僑居吳之洞庭其自洞庭遷無錫則自十世祖信始信以辟召官浙江鹽運提舉生三子其季曰忠良公其後也忠良生珩珩生伯迴伯迴生鵬鵬生宙宙生之柱之柱生贈君我知父子皆諸生有志行我知以次子孫蕙知縣考滿恩贈文林郎卽晦季也公爲贈君仲子少而穎異父子兄弟間自爲師友甲子舉賢書三上始第選刑部主事奉敕視江北獄多平反擢員外郎出守成都頃劇號難治蜀府宗人以氣漁食鄉里市人呌讙操白梃逐之且束苣燔其屋公立而撝曰宗人撓天子法宜治爾等小民藩王府如三尺何皆斂手曰惟太守令當是時微公言幾亂居二年奉贈公及太夫人諱歸服闋起補紹興守歲大祲設法賑救所全活甚衆久之以積勞擢廣東南部兵備副使粵中承平久軍政不修又以去京師遠督府驕蹇用文法束其下監司治一道兵不得視虎符尺籍糧糗鎧仗無所關預以爲常公視事欲有所整飭會猺獞反誓師湟川冒瘴癘穿箐銑薄

其巢殊有斬獲御史上其功報聞矣尋楚警狎至長沙衡永蹂躪無堅城韶境接比歲下士不滿百公殫力扞圉使千輩請兵得羸卒七百人復以他警一夜撤去連州陷樂昌乳源仁化自潰韶吏民縋而逃手劍當門不可止城中空無人公仰天歎曰事不可爲矣再拜自縊死嗟乎以公必死之志使有一月糧率疲弱之卒千餘登陴授甲即力竭城陷喃喃罵賊而死猶可無憾地下迺公以一身蔽全粵而督府委南韶餧賊所呼百不應人心瓦解倉皇自縊是公之死不死於賊死於督府也公死而賊不至人有惜公者曰人臣之義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盍從容鎮定待賊至而死之未晚余曰不然夫死者人之所難未有不熾於決成於果而敗於猶豫者也當京師初陷時道路所傳以先帝爲出狩素修將自裁客或止之曰君父存亡不可知而先致命萬一君存國復可若何素修毅然就義不顧也素修死其同時稍濡忍者一爲賊得即欲自引決且不能彼夫封疆之吏城陷苟免其遲疑不早斷逡巡獲辠者往往猶是也而今責南韶以傷勇有是理歟公之必死其心則素修之心也公之死不如素修則地與事爲之也公無媿於心足矣死之輕重何足問哉公配華宜人家本鉅族能佐

公以廉儉方兩親繼歿公宦蜀在萬里外經營喪紀皆宜人力也嗜禪悅好賑予自奉簡薄寬和逮下待庶出一如所生公亡九年家事益井井教育婚嫁具有成法公生於萬曆巳亥九月十二日卒於崇禎癸未之十月享年四十有五宜人生於萬曆巳亥九月三十日卒於順治壬辰之三月享年五十有四其孤仁灝等擇日奉公與宜人之喪合葬於徐陶涇之新阡子六長仁灝縣諸生娶申氏宜人出次仁液縣諸生娶馬氏側室嚴氏出仁溢仁演未娶俱側室許氏出仁渥仁澍未聘嚴氏出女六一適縣庠生殷臣庚卒一適郡庠生侯其源一適國子生楊世憲卒一字吳庠生劉履恒一字胡永和俱宜人出一未字許氏出孫男一仁灝出爲之銘曰

大庾嶺武溪水蝮蛇斜蟠瘴母起白虹燭天忠臣死楓林青青魂歸里城郭蒿萊故宮毀高墳巋然君有子萬里迎喪葬於此後千百年視頁史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三終